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6n1610

雲臥紀譚

宋 曉瑩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10-A 感山雲臥紀談
  - 雲臥紀譚目錄
  - 富弼頌書
  - 秀紫芝文
  - 東山吉
  - 仁宗問大覺
  - 黃龍頌三關
  - 周茂叔青松社
  - 禪公頌古
  - 齊己粥疏
  - 查道僧堂記
  - 佛心才
  - 無盡送羽士
  - 明大禪持鉢
  - 修演入定
  - 鼓山刊錄
  - 回石頭錄敘
  - 道潛參寥子
  - 白雲厨堂記
  - 大慧寓韓駒齋
  - 慈雲陳詞
  - 羅漢系南
  - 飯僧嚫金
  - 泉入黃龍室
  - 雪竇持
  - 龍牙從密
  - 英鐵觜
  - 西湖清淳
  - 汪藻會諸山
  - 嚴陽尊者
  - 大慧雲峰後身
  - 程闢招老南

- 劉公觀音石像
- 淨遜燒蝨法語
- 喻彌陀
- 溫公修造
- 莫將謁南堂
- 玅應風鑑
- 李覲泰伯
- 脩仰書記
- 訥叔至東林
- 果公示欺客
- 真淨行寶蓮
- 徑山本首座
- 才蘇嚧
- 宣首座
- 圜悟書王梵志頌
- 楚安方
- 舟峰慶老
- 御註圓覺經
- 海會守從
- 楊麟出家
- 圓鑒遠公
- 寂音獲譴
- 尼慧光說法
- 孝宗原道辯
- 隆慶閑
- 泉大道頌
- 大悲閑長老
- 佛印謁王荊公
- 老華嚴出世
- 無際掃塔
- 惟正禪師
- 南老答鄒長者
- 嚴朝康頌古
- 文殊道
- 饒節從釋氏
- 旦公頌古
- 蘇軾讚泗州
- 信園頭能詩

    - 皓布裎塔銘
    - 尼真如參道
    - 保寧璣道者
    - 馮氏讚大慧
    - 岳林寺重建
    - 簡上座
    - 尊宿漁歌
    - 大慧再訪無盡
    - 謙問張浚
    - 端故事
    - 辯麤
    - 大覺乞歸山
    - 蘇轍謁佛印
    - 雪堂行
    - 達磨讚
    - 蘇轍左遷
    - 陳堯佐誌墓
    - 報本元嗣書
    - 野軒詩頌
    - 徐禧問靈源
    - 無盡徵詰
    - 永道抗辯
    - 伊蒲塞
    - 達觀性辯
    - 蘇軾衲衣
    - 無著道閑
    - 佛慧北邙行
    - 政書記詩
    - No. 1610-B 雲臥菴主書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610-A 感山雲臥紀談

始予出自南閩，遠歸江表，分甘與艸木俱腐，誅茅城山，以尚書孫公仲益所書雲臥菴字而揭焉。公又以詩見寄，有身世兩相違，雲閒臥不飛之句，葢其知予者也。山頂高寒，非老者所宜，八見青黃，病隨日生，繇是徙居曲江之感山。年運既往，與世日益疎闊，順時制宜以待溢。然或逃可畏之暑於松塢，或暴可愛之日於茆簷，身閒無事，遇賓朋過訪，無可藉口，則以疇昔所見所聞，公卿宿衲遺言逸跡，舉而資乎物外談笑之樂。不謂二三子剽聞而耳亦熟矣，遂相與記諸，以雲臥紀談名之。然予所談，未必世之贊者以為善，令會稡成編，無乃重予之過歟？若夫文字性空，言語道斷，以予終日談為未嘗談，則庶幾焉。

雲臥菴老僧自敘

雲臥紀譚目錄

卷上
富弼頌書
秀紫芝文
東山吉
仁宗問大覺
黃龍頌三關
周茂叔青松社
禪公頌古
齊己粥疏
查道僧堂記
佛心才
無盡送羽士
明大禪持鉢
修演入定
鼓山刊錄
回石頭錄敘
道潛參寥子

自雲厨堂記
大慧寓韓駒齋
慈雲陳詞
羅漢系南
飯僧嘲金
泉入黃龍室
雪竇持
龍牙從密
英鐵觜
西湖清淳
汪藻會諸山
嚴陽尊者
大慧雲峰後身
程闢招老南
劉公觀音石像
淨遜燒虱法語
喻彌陀
溫公修造
莫將謁南堂
妙應風鑑
李覲恭伯
脩仰書記
訥叔至東林
果公示欺客
真淨行寶蓮
徑山本首座
才蘇嚕
宣首座
圓悟書王梵志頌
楚安方
舟峰慶老
御註圓覺經
海會守從
楊麟出家
圓鑑遠公
寂音獲譴
卷下
尼慧光說法

孝宗原道辨
隆慶閑
泉大道頌
大悲閑長老
佛印謁王荊公
老華嚴出世
無際掃塔
惟正禪師
南老答鄒長者
嚴朝康頌古
文殊道
饒節從釋氏
且公頌古
蘇軾讚泗州
信園頭能詩
皓布裩塔銘
尼真如參道
保寧璣道者
馮氏讚大慧
岳林寺重建
簡上座
尊宿漁歌
大慧再訪無盡
謙問張浚
端故事
辯麤
大覺乞歸山
蘇轍謁佛印
雪堂行
達磨讚
蘇轍左遷
陳堯佐誌墓
報本元嗣書
野軒詩頌
徐禧問靈源
無盡徵詰
永道抗辯
伊蒲塞

達觀性辯
蘇軾衲衣
無著道閑
佛慧北邙行
政書記詩
卷末
雲臥長書

雲臥紀譚目錄(終)

No. 1610
感山雲臥紀談卷上

富鄭公熙寧間鎮亳州，迎致潁州華嚴禪苑顒禪師，獲聞心法。及致仕居洛，以頌述志，寄顒得法之師姑蘇圓照禪師曰：親見顒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玅音。仍有書曰：弼留心祖道，為日已久，常恨不遇明眼人開發蒙陋，雖久聞盛德而無由瞻謁。昨幸出守亳社，與潁州接境，因里人張北部景山請得顒師下訪，相聚幾一月，以慈悲方便之力令有悟處。會結夏逼日，四月初遽且歸潁，其於揩磨淘汰則殊未有功，衰病相仍，昏鈍難入。昔古靈師所謂不期臨老得聞極則事，見之於弼今日矣。天幸，天幸！弼雖得法於顒師，然本源由老和尚而來，宗派甚的，必須亦欲成持，更望垂慈攝受，遠賜接引。未至令至，即為南嶽下龐蘊、百丈下裴休，何以異哉？公之貴極人臣，頓明此道，可謂沒量大人矣。又能講法義於圓照，敘陳宗派，援古靈師臨老得聞極則事以自謂，豈欺人哉？

蜀僧祖秀，字紫芝，蚤以文鳴於士大夫間，慕嵩明教之風，著歐陽文忠公外傳，蘇養直庠為序冠其首，略曰：君子以佛之教不見證於堯、舜、禹、湯之世，而孔子、孟軻之後，歷代先儒雖當國不少禁，亦聽其橫流寓內，古今持此論者有矣。獨秀公以謂堯之丹朱不足以授政而禪舜，舜亦憂商均而禪禹，至湯武革命，斯教之所始，

使孔子行事，亦何以異此？由堯迄武王，佛未誕生，有以也。成康既沒，佛於是顯跡，然而未被中華，以竢聖人生於魯，集大成於古帝王之教也。甚矣，聖人困於魯衛、陳宋，欲居九夷，乘桴浮海，當是時，以外數萬里之教加于中國，天子、諸侯疇聽之哉？佛之法不苟傳，非顯宗感而求諸遠，恐未能速應耳。此皆秀公京師之書，其駭古震今之論，溢數萬言，特未傳於世。又秀嘗讚東坡像曰：漢之司馬、楊、王，唐之太白、子昂，是五君子者，皆生乎蜀郡，未若夫子而有耿光。夫子之詩抗衡者，其唯子美；夫子之文並軫者，其唯子長。賦亦賢於屈、賈，字乃健於鍾、王。此夫子之絕技，葢至道之秕穅。夫子之道，是為后稷、伊尹可以致其君於堯、湯時議將加之於鈇鉞，而夫子尤諷於典章。海表之遷，如還故鄉，信蜀郡之五傑者，莫得窺夫子之垣墻。秀之言論風旨，不特此而已，嘗一臠可以知鼎味也。靖康初，秀尚留京師，著華陽宮記，極為詳備。其東都事略以為朱勔傳讚，葢勔董役讀之者，所謂壽山艮 嶽則昭然矣，豈待寄目耶？張丞相德遠判福唐，致秀住長樂光嚴蘭若。後歸老蜀山，翛然燕處，一話一言，未嘗忘衛宗護教。既福不逮慧，為時論所惜焉。

新淦東山吉禪師，閩人，佛照光公受業師也。道學充茂，談辯灑落，高明士夫喜與之過從。有李朝請者，乃薤林居士之舅氏，嘗偕薤林謁之，語道李曰：家賊惱人時如何？吉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吉曰：賊身已露。李曰：和尚莫荼糊人好。吉曰：贓證現在。李愕眙不薦。吉衝口成偈曰：家賊惱人孰如何？千聖回機只為佗。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収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閙市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爾賊身露，并贓捉獲世無儔。世無儔，真可仰，從茲不復誇技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吉又嘗以二頌發揮德山、臨濟棒喝之旨曰：入門便棒，七顛八倒，帀地普天，一時勘破。入門便喝，夜叉羅剎，大地山河，一時惡發。吉乃道場山琳公之嗣，晚於

南閩，首眾開元，就雲堂午齋次，說偈曰：八十四年老比丘，萬般施設不如休。今朝廓爾忘緣去，任聽橋流水不流。遂泊然而逝。其臨大變殊異如此。

仁宗皇帝以皇祐四年十二月九日，遣中使降御，問於淨因大覺禪師懷璉曰：才去豎拂，人立難當。璉方與眾晨粥，遂起謝恩，延中使粥。粥罷，即以頌回進曰：有節非干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眾人同。於是皇情大悅，既而復賜頌曰：最好坐禪僧，忘機念不生。無心焰已息，珍重往來今。璉和而進之曰：最好坐禪僧，無念亦無生。空潭明月現，誰說古兼今。于時華嚴隆公嘗謂璉即心是佛，頌乃虛空釘橛。然璉公仰醻御問，應機而然。隆公言之，亦各有旨哉。

黃龍南禪師平時見學者來，必問生緣、佛手、驢脚，故叢林目為三關。亦嘗自作三頌發明其旨，世只傳其佛手、驢脚而遺却生緣。廬山圓通旻公乃黃龍法孫，於南嶽廣辯首座處見南公親筆三頌曰：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會得雲收日卷，方知此道縱橫。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若以林間錄所載佛手驢脚頌校辯之本，十有一字不同，無乃先後改更而然。且如南公頌勘婆話呈慈明，尚以有、沒字見工拙。由是而觀，豈無優劣哉。

春陵有水曰濂，周公茂叔先世所居，既樂廬山之幽勝，而築室則以濂名其谿，葢識不忘本矣。于時佛印禪師元公寓鸞谿之上，相與講道，為方外友，由是命佛印作青松社主，追[媲-囟+(色-巴+囚)]白蓮故事。嘉祐中，公通守灨上，尋有譖公於部使者，臨之甚威，公處之超然。佛印聞而述廬山移文寄之曰：仕路風波盡可驚，唯君心地坦然平，未談世利眉先皺，纔顧雲山眼便明。湖宅近分堤柳色，田齋新占石谿聲，青松已約為禪社，莫遣歸時白髮生。公未歸間，

復趣之曰：常思湖口綢繆別，又憶匡廬爛漫遊，兩地山川頻在目，十年風月澹經秋。仙家丹藥誰能致？佛國乾坤自可休，況有天池蓮社約，何時攜手話峰頭？公雖為窮理之學，而推佛印為社主，苟道之不同，豈能相與為謀耶？

廬山湯泉，在山南為小剎。熙寧間，禪公住持，叢林亦雍肅。因舉：南泉同歸宗、麻谷去禮覲國師，路次，於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宗便於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泉云：與麼則不去也。宗云：是甚麼心行？泉於是喚回。禪乃頌曰：獨掌不浪鳴，靈光各自有。梵剎一纔興，大家出隻手。大慧老師再董徑山，因勉學徒持鉢，亦嘗舉：此禪公乃真淨之嗣云。

仰山小釋迦住豫章，觀音僧齊己為總轄庶務，有粥疏曰：粥名良藥，佛所讚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願心。既備清晨，永資白業。昔刊于石，既經建炎兵火，無復存矣。豫章職方乘但云詩僧齊己粥疏。己之所書，文墨可觀，不収其詞。今禪林晨粥唯唱前四句，且不知誰作也。己世姓胡，潭之益陽人。幼捐俗於大溈，依祐公，葢與寂公為同門友。其後居西山金鼓，而示寂塔尚存，龍盤乃其書堂。元祐間，馬都運醇有小詩題院壁曰：支遁逍遙不我逢，等閒下馬憩蓮宮。欲詢齊己幽栖事，七十山僧兩耳聾。

慈照禪師聰公住襄州石門，請待制查公為撰僧堂記曰：乾明寺者，去郡百里，古曰石門，因勑易之。高山崚谷，虎豹所伏，岐路磽确，人煙夐絕，非志于道者，罔能栖其心也。遊官之徒，羈束利名，雖觀其勝絕，而罕能陟其境。道守郡日，知有學者，法字守榮，自雍熙三年參尋而至。後安禪之堂卑隘隳壞，於是發心重構，克堅其志，聚落求化，多歷年所。召良工，市美材，迄景德三年始告成，凡五間十一架。春，有學徒慧果攜錫至京，請余識之，將刊于石，乃書曰：自佛法廣被，達磨西來，具信根者求證本源，星居曠野，蔽身艸木，衣不禦寒，食不充腹。及正法漸漓，人法替怠，

百丈禪師乃營其棟宇，以安老病。邇來禪剎競構宏壯，少年初學恣臥其間，殊不知化緣者勞形苦骨，施財者邀福懺罪，明因果者如臥鐵牀，若當冤敵，自非朝夕密密，增長聖胎。其次親善知識者，志求解脫，可以暫容其形，龍神攸護。其或心汩葢纏，身利溫煖，不察無明，不知命縮，唯記語言，自謂究竟，韶盡遷謝，墮彼惡趣。丈夫猛利，得不動心者哉！榮公生鳳翔虢邑，出家於雍州鄠縣白雲山淨居禪院。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八日記。世之所傳，只從佛法廣被至得不動心者哉而止矣。所以黃太史答芝曇秀手簡曰：查公前朝名士，遊楊文公、王文惠公之門，參禪學道，有氣息者也。然此僧堂記，恐尚有首尾耳。公早參琅邪覺禪師，躬事薪水。因琅邪示以註三祖信心銘，於上大寫一句，而下細寫一句。至數句之後，豁然悟旨。覺遂告之曰：老僧一期描畫虗空，直須吐却始得。妙喜老師嘗謂：大觀間，聞太平州耆宿言其如此。

佛心禪師才公，始於受業院襲聲梵，應時俗。因如城置法器，遇一叟語之曰：汝自是法器，何用更佗覓？才忽猛省，即趨西禪法席，聞方丈海印隆禪師云：平生睡不落人前，起不落人後。遂竊慕焉。及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一時現，才指問曰：一毛頭獅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尋又問以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此何理哉？達使其自看。才由是凡出入門，必跨定其限，默思：不在內、外、中間，却在那裏？其純誠若此。于時西禪眾逾萬指，才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隆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禪師機不契，乃參靈源禪師。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只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其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居無何，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山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扳刀作斫勢。才忽欣然摑鄰案僧一

掌，揭簾趨出寮門，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才之生，緣長谿縣，出世南嶽。上封歸閩，住東山、大乘、福清、靈石，後遷鼓山而示寂。其為人褊急，叢林蚤目之為才煎云。

丞相張無盡居士，平居與廬山東林照覺總禪師為方外侶。元豐辛酉秋，以序送羽士蹇拱辰字翊之往參問於總曰：成都道士蹇翊之來言於余曰：吾鄉羽衣之族，世相與為婚姻，娶妻生子，與俗流無異。拱辰因觀道藏、神仙傳記，翻然覺悟。當吾血氣剛強，視聽聰明，喔咿哇嗚順吾耳，青黃赤白炫吾目，甘脆膏腴爽吾口，馨香馥烈適吾鼻，滑澤纖柔佚吾體，歡欣動蕩感吾意。此六寇者，乘吾瞀亂，晝夜與吾相親而未嘗相釋也。一旦吾之形耗而羸，氣耗而衰，精耗而萎，神耗而疲，八風寒暑之所薄，百邪鬼祟之所欺，陰魄欲沈，陽魂欲飛，則六寇者曾莫吾代，而天下之至苦吾獨當之。房闥之戀莫如婦，血肉之恩莫如女。拱辰於是悉囊中之所有與之而謝去。紿以佗事，出遊百里，遂泛涪江，下濮水，歷縉雲，出塗山，訪岑公之洞府，瞻神女之祠觀，而達於渚宮也。將泛九江，入廬山，結茅於錦繡之谷，長嘯乎香爐之頂，撫陶石以遙想，挹遠谿以濯足。葢吾之術以性為基，以命為依，始乎有作，終乎無為。竊聞先生究離微之旨，窮心迹之歸，奏無絃之曲，駕鐵牛之機，故不遠而來見先生也。當試為余言之。余曰：壯哉，子之志乎。難行能行，難弃能弃，吾弗及子矣。余適有口疾，不能答子。吾有方外之侶曰常總，居於東林，必能決子之疑。請持吾之說而往問之。噫，無盡不指蹇見道家流，而指往東林，厥有旨哉。

徑山明禪師，紹興辛酉隨侍大慧老師過衡陽，日化於市，以贍菴眾須一繩為率。癸亥秋，辭往浙西持鉢，期明年上元回。大慧以偈送之曰：磊苴明大禪，孟浪絕方比。識得玄中玄，作得主中主。赤脚走長街，一日數百里。色力既勇猛，殊不畏寒暑。如是二三年，日

日只如此。人皆謂渠狂，渠只笑而已。秋陽方熾然，忽來辭妙喜。持鉢入閙市，普化乃知己。肩橫榔[木*栗]杖，其興不可止。臨行贈汝言，汝令須記取。甲子上元前，却要到這裏。仍求得大慧像，讚曰：直饒畫得十分，猶是真常流注。普化倒翻筋斗，爬著了明痒處。有箇末後句，當機難禁制。咄！且不要絮。明道貌豐碩，氣宇雄邁，應機施設，必以法為樂，故得叢林大禪之譽。至於偈頌，多率爾而成，亦有新意。隆興元年春，自莊山被旨住徑山，由廣德軍開法院僧首宗儼求頌，發揮其修造。明掇筆書曰：這箇儼僧首，靈機常在手。[祝/土]著磕著處，塞却娘生口。言外領略得，三三不成九。僧首如是傳，大作獅子吼。諸佛亦如是，喝下須彌走。做起參天大梵剎，千年萬歲摩星斗。今徑山姑蘇別業，歲入二萬斛，乃明化於楊和王府，未幾而示寂。既撰田記，明無與焉。昔韓昌黎奉詔撰平淮西碑，為李愬部卒石孝忠推仆，以其紀功不及於愬。以是方於田事，大略相似，惜叢林無孝忠之作耳。

豫章東山僧修演，里中劉氏子，得法於石門謙公。有偈曰：未悟之日要參禪，一見石門便坦然。蒙師指箇真消息，方知鹽鹹醋是酸。自爾修杜多行，常於夏夜裸體以飤蚊蚋，有施與衣則受而轉濟無者。亦嘗說偈見意曰：四十年來常跣足，不剃頭兮不澡浴。郡官為我換衣衫，只恐平生願不足。以故世稱為劉道者。居無何，告其徒曰：吾將入定，可以甎泥為護，須三年後與汝相見。及期，果出定，顯化異常，落成梵宇。至天禧二年歲餘二日，復將入定，遂囑徒屬以四十九寒暑當啟吾壙，即瞑目焉。治平三年，如其所囑之數。由是寺僧以其事聞於太守程公，闢率僚屬就視，而趺坐儼然。遂傅以香泥，奉安佛殿之西廡，以應民庶祈禱。夫演公悲願宏深，而能回首塵勞，曲開方便如此。

福州鼓山於紹興之初刊行古尊宿語錄二十有二，洪之翠嵓芝禪師者其一焉。芝開堂於郡城，有問：如何是洪州境？答曰：滕王閣下千

峰秀，孺子亭前薄霧生。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曰：出入敲金鐙，朱衣對錦屏。其刊本漏却答境一聯與問人一句，乃以對人而醻境，其顛錯若此。紹興甲子逮今，模印流通天下不知其幾許，遂使標志此道者不見古人大全，可不惜哉！

西蜀釣魚山回禪師，早為石工而有契證，故叢林目之為回石頭。蜀之名士馮當可、唐文若與數客語論次，舉孔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回緘默靜聽，徐曰：古人意莫不如此。坐客駭異，且命回釋其大意。回即說偈曰：會得知之為知之，步步踏著上天梯。叵耐古人無意智，剛惹閒人說是非。舉座傾服。後馮公當可敘回語錄曰：五祖晚得南堂，愷暴生獰，凌跨勤遠，天遒地窄，投老大隋。回道者以運鎚攻石之手，仰擊堅高，出力既麤，一鎚便透。歸坐釣魚山下，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其徒彥文更不瞥地，要取餘毒散施諸方。余恐後人不著便宜，自取僵仆，故為敘引，以冠前文。紹興間，卍菴顏公自徑山首眾歸蜀，經釣魚山，值回為眾入室，顏直前醻酢而出。少頃，回詢於眾曰：適來黥面僧子安在？有識顏者曰：其僧乃徑山顏首座，已登舟矣。回使侍者邀顏上山，講叢林之禮。顏嘗為劇寇虜而黥面也。

錢塘僧道潛者，以詩見知於蘇文忠公，號其為參寥子。凡詩詞迭唱更和，形於翰墨，必曰參寥。及呂丞相為奏紗總師名之，後與簡牘，則曰紗總老師。江浙石刻具存者多，今略記。公離錢塘，以長短句別之曰：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佗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噫！今世之小生，於有道宗師，必名呼而示其忽慢，亦安知文忠於一詩僧尚爾，況道德崇重者耶！

白雲端和尚住潯陽，能仁新其堂與厨，略記其實曰：古之稱善知識者，葢專以祖法為務，旦夕坐於方丈間，應諸學者之問而決疑焉。若院之事，則有學者分而集之。故善知識之稱，得其實而有尊矣。愚嘉祐丙申孟夏，自圓通應命來繼茲席，雖不揆其實而至，且患其法堂、厨舍悉皆頹圮，有風雨不堪之憂，何足以容眾而繼人之後者哉？已而得州人周氏懷義，大新其堂。明年，有慕蘭來者，又新其厨。然後風雨不足憂，而徒眾得以安焉。周氏素達於吾教，不欲書以自顯。愚謂厨資出諸遠近之人，不書之無以嘉其善，乃併以二善刻於厨壁。噫！考於古之稱善知識者之義，愚尚有媿焉。己亥九月十七日，住持沙門守端述。石刻既毀，前輩典刑無復見矣。今立根椽片瓦，便彰飾說，邀功歸己，欺於後世，安肯自書其媿耶？

待制韓公子蒼與大慧老師厚善，及公僑寓臨川廣壽精舍，大慧入閩，取道過公，館於書齋幾半年。晨興相揖外，非時不許講，行不讓先後，坐不問賓主，葢相忘於道術也。故公詩有禪心如密付，更為少淹留之句。公因話次，謂少從蘇黃門問作文之法，黃門告以熟讀楞嚴、圓覺等經，則自然詞詣而理達。東坡家兄謫居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故為其載於墓誌。隆興改元仲夏，東萊呂伯恭登徑山謁大慧，為兩月留。大慧語及韓公得斯論於蘇黃門，伯恭亦謂聞所未聞也。

右街僧錄慈雲大師善因，以政和五年夏，詣廟堂陳詞曰：伏為教門於四月十六日，奉　聖旨指揮，為道錄董南運訴釋教所有毀漢天師等事，下有司取藏經，見行撿尋焚毀次。今不避冒瀆朝廷，輒有陳述。切緣天下寺院大藏經文，元係　太祖、太宗聖旨彫造，印行流通。及都城寺院，并后妃之家功德院藏經，又係本朝所賜。其辯正論，曾蒙　仁宗皇帝收入崇總錄。若御府之書，遽然焚毀，在臣子之心，有所不忍。恭惟國家功成治定，政教興隆，崇奉祖宗，凡所

舊書，未聞焚毀。只如揚子拋提仁義，滅絕禮學之言，世人謂之指斥老氏。莊子作盜跖、漁父之篇，世人謂之毀擯孔聖。然而老子之道愈興，孔子之教益著，此所以孟子有戒盡信書之言也明矣。豈非毀之者，適所以尊之。今道教中，有輔正除邪等論，毀斥釋氏，切害甚多，而教門未嘗取乞除毀。伏望鈞慈，特賜詳察，使釋、道二教，不許互相排詆，以專柔無諍為事，各守一道，上助清朝興化之萬一。乞特降朝旨，禁止引用斥道教之言，免焚毀藏經，則天下幸甚。由是廟堂奏聞，至六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奏。嗚呼！靖康之亂，推原其端，實由林靈素之徒，私於快己，黷紊朝綱，卒致生民墮於塗炭。悲夫！

廬山羅漢系南禪師，臨汀張氏子。母妊時，夢烈丈夫擐金甲巡行庭隅，遂詰其由，對以有善知識寄生汝家，故來衛護耳。逮生而恃怙，拊抱即啼，遂從保母乳育。甫十歲，依金泉院僧德廉出家。廉於俗則伯父也，雖距里閈不遠，閱三霜未嘗歸省。適其父攜世味與廉講手足之敬，南悵然曰：清淨伽藍以葷茹穢污，其可耶？廉聞而詬其禮違敬順，深加屏斥。于時役者踈剪庭栢，南衝口成洗栢偈以見意，曰：兩株寒栢種堦前，翠葉靈根漸次堅。自稟萬年高操在，等閒霜雪莫相煎。廉駭異之。至年十九，占僧籍，因與同院僧海評為檀越，禮梁武懺，忽感慨謂評曰：佛菩薩既是吾徒之祖，悉不能知其從來，至於讀懺文，字句尚差，況奧義乎？今肖類以為胤嗣，寧無媿心耶？既而謁郡之開元潭公，賞月次，潭使其徒著語以見志，南遽應曰：中秋十五夜，明月碧溪流，不獨鄱江上，光充四百州。潭欣然謂其未易量也。尋出遊江國，首造廬陵隆慶閑公之室，次詣仰山偉公，咸器重焉。元豐己未，至長沙道林，參禮祐禪師於言下，疑情頓釋。祐既謝院事，隨侍氐廬嶽。逮元祐丙寅，祐住羅漢，南輔相建立叢林，雄冠江表。祐因告老，南繼其席，則年三十有九，處事撫眾，風規峻整，道譽四馳。閱于七白，忽陞堂告眾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跡。乃歸方

丈，跏趺而逝，實紹聖改元甲戌。門人行初摭其事，命蜀僧允平紀次，可謂備矣。續僧寶傳以南為首，既不得其詳，無乃摸象耶？

池州梅山愚丘宗禪師，因練塘居士洪慶善持江東使節，夜宿山間，相與夜話。洪問以飯僧見於何經？其旨安在？宗曰：四十二章經有云：飯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乃至飯千億三世諸佛，不如飯一無住、無作、無證之者。其無修證，則是正念獨脫。能飯斯人，則功超諸佛。然前輩知此旨者多矣。洪曰：其為誰乎？宗曰：且以近說。如秦少游滕州貶所自作挽章，有誰為飯黃緇之句。東坡既聞秦計，以書送銀五兩，囑范元長為秦飯僧。及東坡北歸，至毗陵，以疾不起。太學生裒錢於東京慧林飯僧。蘇黃門撰東坡墓誌，首載之。洪曰：嘬金有據乎？宗曰：公豈不見毛詩、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葢飲食不足以盡敬，而加贈遺以致慇懃也。於是為誦丁晉公齋僧疏曰：佛垂遍智，道育羣生。凡欲救於傾危，必預形於景貺。謂白衣干祿，叨冢宰之重權；丹陛宣恩，忝先皇之優渥。補仲山之袞，曲盡巧心；和傅說之羹，難調眾口。嘗於安寢，忽夢清容。妙訓泠泠，俾塵心而早悟；真儀隱隱，恨凡目以那知。葢智未周身，事乖遠害。至禍臨而莫測，成災及以非常。黜向西京，感聖恩而寬宥；竄於南裔，當忠憲以甘心。咎實自貽，孽非佗作。念一家上散地，望萬里以何歸。既為負國之臣，永絕經邦之術。程遊湘土，道假靈山。正當煩惱之身，忽接清涼之眾。方知富貴，難保始終。直饒鼎食之榮，豈若盂羹之美。特形歸命，恭發精誠。虔施白金，充修淨供。飯苾芻之高德，答嬾瓚之深慈。冀保此行，乞無他恙。伏願天回南眷，澤賜下臨。免置邊夷，白日便同於鬼趣；賜歸中夏，黃泉再感於天恩。虔罄丹誠，永緊法力。洪曰：向讀名臣傳，只見補仲山袞、和傅說羹一聯而已。今獲全聞，其精禱若此。

黃龍死心禪師因蜀僧泉法湧入室次，死心曰：聞汝解吟詩，試吟一篇。泉曰：請師題目。死心豎起拂子，泉曰：一句坐中得，片心天外來。死心曰：川藎苴落韻了也。泉曰：杜撰試官，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無何，死心有語曰：黃龍長老觸著煩惱，若論心地，紅日杲杲。有易觸著煩惱為無頭無腦者。死心聞而怒詬，泉曰：此正與老師出光彩。死心曰：川僧休來胡脛。泉曰：祖師偈云：真性心地藏，無頭又無尾。亦胡脛耶？死心不覺解顏。死心嘗讚六祖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明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佗家一鉢盂。是時依其韻而和者亦眾。死心復次元韻醻泉曰：絕句精明勝丈夫，出言吐氣不麻胡。須知得意如流水，笑殺黃梅爭鉢盂。泉尋以頌辭別，有祖意西來我不知之句，死心即拈其句送之曰：祖意西來我不知，知時未得入離微。離微徹了離微旨，始信心源獨自歸。

雪竇持禪師嗣象田卿公，乃東林照覺之孫。平居偈頌衝口而成，其賦紙帳曰：不犯條絲不涉機，細揉霜楮淨相宜。半軒秋月難分夜，一榻寒雲未散時。睡去浩然忘混沌，坐來虛白稱無為。綿綿不許纖塵入，任汝風從八面吹。又假山曰：數拳幽石疊嵯峨，池水泓然一寸波。識得山川無限意，目前蕭灑不消多。又閑居曰：年來趨世勿心情，閣錫孤峯計已成。快活有時無奈何，繞松長嘯兩三聲。大慧老師前住徑山，法席雄盛，諸山未嘗敢有登其門者。獨持造謁，大慧為上堂講法眷之禮，相與觀畫工圖臨濟像次，持且欲傳其本，大慧令為揎肘作[祝/土]拳之勢，持遂命為讚曰：面似淋了灰堆，喝似旱天怒雷。雖然麤麤愷愷，且不隈隈[毯-炎+崔][毯-炎+崔]。咄！是甚麼？若不得這箇道理，定作一枚渠魁。其後諸方有畫頂相效顰作露肘握拳之狀，未免取誚識者。持公尤善滑稽，談對峻捷。有范生乃攫士之雄者，入寺饕餮不已。范一日飯罷，摩腹而行，持問以腹有疾耶？范遽言：忝從事於道家流養生之訣，所謂飯了行百步，急以手摩肚。持即應之曰：儞要學長生，不易我常住。由是范慚而退，遂不復至矣。

龍牙禪師諱從密，字世踈，以艸聖為世所珍。舒人張懷素，自號落魄野人，以幻術遊公卿間。崇寧四年，懷素謀反事敗，陵遲處斬。檢其橐，有密艸書洪公覺範跋其後，由是二公連累獲譴。密後歸閩，因有偈曰：長汀有箇老頭陀，猛省思量惡業多。怕老人中添白髮，驚翻浪裏走黃河。天涯海角藏身去，劒樹刀山眨眼過。今日南歸猶活在，從佗笑不似禪和。嘗有四大頌曰：地風火水本無根，今藉其元作爾尊。六用停時人不見，一機空處我何存。休於燥濕尋宗祖，勿向堅搖認子孫。記得曾郎言諦當，都盧似箇破沙盆。密晚住福之東禪，一日招鄭編修尚明飯，手自瀹茗，乃曰：某大事到來，屈公證明。又云：曾得某艸書千字文否？鄭云：未蒙見貺。師乃命筆艸千字，大勝平時所作。又索紙書偈云：閱盡人間七十秋，萬緣今日一時休。虛空撲破渾閑事，驚起全身露地牛。投筆而逝。茶毗，煙所至處，皆五色舍利。

衡州花藥英禪師，江之湖口李氏子也。初於真淨處受記莂，乃往雲居，佛印命首眾僧。一日，佛印握拳問曰：首座如何？英曰：佗日不敢忘和尚。佛印私以為喜，有偈遣之曰：誰人識得吉州英，觜是新羅鐵打成。終不隨佗烏鵲隊，望雲閑叫兩三聲。葢美其機辯矣。由是叢林呼為英鐵觜。紹聖元年秋，於雲居受潭之開福命，而為真淨之嗣。自是歲之冬夏，必致安問，而獻衣須戒去。僕候孟朔投書，然真淨殊無物為報，唯臨遷寂，囑付黃伽梨。英既得訃，受衣哀號仆地。大慧老師稱其如此，且謂於師篤法義，未有過英鐵觜者。

熙寧間，西湖有僧清順，字怡然，居湖山勝處，往來靈隱、天竺，以偈句陶寫閒中趣味，曰：浪宕閑吟下翠微，更無一法可思惟。有人問我出山意，藜杖頭挑破衲衣。又曰：事事無能一不前，喜歸天竺過殘年。飢餐困臥無餘事，休說壺中別有天。石林葉丞相少蘊謂順為人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市，士大夫多往就

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餅貯置几上，日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東坡在嶺南時，因人往西湖，有筆語曰：垂雲順閣梨，乃余監郡日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已，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不？噫！今吾黨以清貧為耻，以厚蓄為榮，及溘然，則不致其徒於縲紲者幾希。若使其少慕順之風，豈至遺臭耶？

汪翰林彥章牧苕谿時，於道有聞晚之歎。遇休沐日，必會諸山長老道話。因思谿慈受、道場普明、何山佛燈坐于書齋，其壁間有布袋和尚像，葢名畫也。公遂指而問諸山曰：畫得如何？慈受曰：此可謂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玅理於豪放之外者。公曰：佗還會禪否？佛燈曰：不會。公曰：為甚麼不會？佛燈曰：會則不問也。公於是大笑。苕谿鄭禹功參道於佛燈，亦嘗言之。

嚴陽山，在武寧縣東南四十里。有趙州和尚嗣法上首諱善信者，樂山之奇秀，結庵其間。信以道德崇重，世不欲名，故稱嚴陽尊者。二虎一蛇，馴繞左右。尊者嘗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趙州曰：放下著。尊者曰：既是一物不將來，又放下箇甚麼？趙州曰：放不下便擔取去。黃龍南禪師有頌發揮之曰：一物不將來，肩頭擔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為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唐天祐間，江西制置劉公於縣治之西刱新興院，迎尊者居焉。僧致問曰：如何是新興水？答曰：面前江裏。今院之額改為明心。國初，有僧道寧於尊者祠堂作分書，寫尊者送僧偈。大觀中尚存敗壁間，曰：身如雲兮貌如祖，及至身中無伴侶。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今叢林唯誦後二句，亦不知為誰作。至於傳燈錄遺脫尊者之名，誠可大息也。

大慧老師以大觀丁亥，時年十有九，經大平州隱靜，與二僧遊杯渡菴，有犬逸怒吠，二僧懼而返。大慧徑前，犬則如迎宿客，而菴之主僧延遇特厚。大慧曰：某甲晚生，豈足以當盛意？主僧顧伽藍土

偶而言曰：昨宵將三鼓，夢此人告以今日雲峯悅禪師來，且戒其為待耳。大慧謝不敏。及回，隱靜詢雲峯于老宿，有以雲峯語錄為示，開卷恍然過目，誠誦終不忘。自時叢林傳大慧為雲峯後身。逮圜寂，嘗有對靈文，略曰：舉世知雲峯悅老之後身，逢時獲南嶽讓公之前號。葢南嶽讓和尚謚大慧禪師云。

南禪師居黃檗積翠菴，時豫章帥程公闢以詩招住翠巖，曰：翠巖泉石冠西山，欲得高人住此間。曾是早年聽法者，今生更欲見師顏。南和之曰：白髮滿頭如雪山，尪羸無力出人間。翻思有負公侯命，旦夕彷徨益厚顏。及程歸朝，閱二年，復除江西漕，南以頌寄之曰：洪井分飛早二年，林間仕路兩相懸。近聞北闕明君詔，又領江西漕使權。列郡望風皆艸偃，故人高枕得雲眠。馬塵未卜 趨何日？預把音書作信傳。程和答曰：七字新吟憶舊年，此時懷抱極懸懸。師今有道居禪首，我本何人掌吏權？明月每思雲下坐，青山一任日高眠。庵前弟子知多少？來者如燈續續傳。程之帥豫章，乃治平三年丙午歲，奏准明堂赦，勘會未有名額院宇例賜之，由是豫章管內律院並獲其額，今鮮有知程之措意焉。然非取重南公之道德，豈能外護法門如是勤篤耶？

潮陽劉方明，紹興間帥夔府，夜登郡閣，見有白光發于地，乃使人物色其處，即軍營教場中。待旦，掘數尺間，得石大如斗，剖而中分，瑩潔有圓相。劉為之喜，作瑞石讚，欲刊其上。適有鑒禪者過焉，因告以何不鐫聖像於圓光中，使人瞻仰？葢其光非聖像不能顯發也。劉然其言，以李伯時所畫觀音大士像模勒。是時大慧老師居衡陽，因命而為之讚曰：非因非緣非自然，此石此畫亦復爾。是光非攝此身相，是相非從是光裏。二俱難以意測量，大士度生亦如是。我作此偈助發揮，觀者當淨身口意。讚雖收廣錄，而遺其緣起，則不見讚意之大全也。

豐城淨遜監寺，與廬陵道一維那，輔相泉南教忠光禪師法席，有聲於江湖。光乃大慧老師，號為禪狀元者。遜有淵才雅思，談噱有味。因天寒歲晚，諸友擁爐，遜適捫蝨，戲爇於爐。有調之者曰：端獅子尚能為報曉雞，作文以祭。兄既燒蝨，豈可不說法語而升濟乎？遜衝口成頌曰：蝨子聽我語，自今宜記取。汝墮於蝨中，為貪血肉故。天堂不去生，來生我褌袴。養兒名作蟣，其蟣多無數。我身亦非堅，汝豈能長固。當知夢幻軀，如電亦如露。我今開方便，示汝轉身處。向此一爐中，切莫生驚怖。盡此一報身，莫復來時路。畢竟教伊向甚麼處去？烈焰堆中爆一聲，塵塵剎剎無回互。於是諸友譁然，稱其賢於端獅子文遠矣。遜尋旋鄉，示寂於力士岸之超果。一過其廬，悼以偈曰：出處叢林二十春，孜孜矻矻道為鄰。金牛幾度遭塗炭，鼻孔方知搭上唇。纔藉瞎驢開正眼，豈期獅子遽翻身。死生既了顯何憾，萬古秋空月色新。一至梅陽，省覲大慧，辭往洋嶼，侍光之病。大慧送以偈曰：不忘道義閩中去，洋嶼菴中看病僧。趍出梅陽煙瘴窟，千山萬水一條藤。光謝事福唐龜山，養病於海上洋嶼也。

錢塘喻彌陀者，早專畫彌陀佛為業，楊傑次公賞識其精玅，以姓呼之為喻彌陀，由是得名。有部使者問以能畫彌陀，何不參禪？答以偈曰：平生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尋於西湖七寶山鐫石為佛使，水陸往來，悉得瞻仰。既及百尺，而門下侍郎薛公問之曰：彼彌勒佛見在天宮，為諸天說法，於此鑿頑石，將奚以為耶？亦以偈對曰：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年三十五，占僧籍，名思淨。乃於城北僦舍，日持鉢乞食，期以飯百萬僧，不二十寒暑，及八百萬。郡移玅行院額於其處，以旌其勤。方臘之亂，所至無噍類。既犯錢塘，淨造其前，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誠心感動，賊鋒為之少戢焉。

蘇州楓橋溫禪師，初參鼓山老禪，因隨侍過鴈蕩能仁，未至間，寺罹回祿，一夕而燼。溫為幹修造事，老禪以偈將其行曰：老禪不打鼓山鼓，投老來歸鴈蕩山，傑閣隆樓渾不見，谿邊茅屋兩三間。二曰：溫禪單打布衫過，口硬如鐵說諸方，肯為老禪持鉢去，信之有麝自然香。三曰：七百間屋幾時了？十萬貫錢何日歸？除是腰纏更騎鶴，道人方了目前機。溫至虎丘，有遺白金數百星於僧堂前，溫以衲蒙首坐其處，伺訪者來，果倉皇窘甚，問其故，不以告，但悵然而已。溫徐曰：獃漢若遺却物，就山門具名件交取。其人曰：果爾，敢以三之一資公幹緣。溫曰：佛謂行匈摧我慢，結佗緣，烏用是哉？溫之固窮，單打布衫而不苟受施，且援先訓以拒，可謂知本者歟！

莫尚書將，字少虛，家世豫章分寧。因於西蜀謁南堂靜禪師，咨決心要。靜使其向一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以偈呈靜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靜答之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玅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真州六合縣釋迦院玅應大師伯華者，以風鑑之術遊士夫間，決禍福壽夭，多奇中。孫尚書仲益與叔詣內翰兄，手牘略曰：覿過全州，遇玅應攜被，從之通夕語，謂覿去死尚遠也。其信從可見於此，而尚書果享壽幾及期頤。華雖蘊異能解，篤為杜多之行，如張魏公尤深知遇，題其肖像曰：坦然心地元無物，蕭灑容儀自出塵。日誦觀音呪一藏，不妨功行拯迷津。潤之焦山虛席，有欲延華為東道主，華力辭曰：愚不曾參禪，何敢妄為許事耶？聞者賢其言。李參政泰發嘗遺以詩曰：要知耳目是真梯，壽骨穹隆貫伏犀。老去不傳梅嶺信，生年似與趙州齊。恒沙經論心常轉，古佛鉗鎚手自攜。二廣山川踏應遍，打包同過浙東西。華年九十九而逝，塔於湘西。世之挾術盜名，濫踞大剎，顧華所為，盍少貶焉。

李覲，字泰伯，盱江人，時稱大儒。皇祐二年，范文正公以表薦之，其略曰：臣伏見建昌軍艸澤李覲，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連，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楊雄之風，實無媿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議者嗟惜，可謂遺逸矣。臣今取刻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為十卷，繕寫上進。伏乞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由是就門除一官，復差充太學說書，未幾而卒。泰伯先嘗著潛書，又廣潛書，力於排佛。嵩明教攜所著輔教論，謁之辯明。泰伯方留意讀佛書，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般若心經，佛道豈易知耶。有門下士黃漢傑者，以書詰其然。泰伯答之，略曰：民之欲善，葢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主，舍浮圖何適哉。噫，心經乃唐太宗詔玄弉法師所譯，纔五十四句二百六十七字耳。該夫大般若經六百卷，而理窮根極，泰伯所言，非其自肯，安能爾哉。

南閩脩仰書記。紹興間，為艸堂和尚掌記室於泐潭。嘗題淨髮圖，體類俳優，而用事切當。其詞曰：垢污蓬首，笑誌公墮聲聞之鄉；特地洗頭，嗟菴主入雪峰之彀。為當時之遊戲，屬後世之品量。誰知透石門關，別有棄繻手段；飲泐潭水，總是突霧爪牙。更不效從前來兩家，直要用頂[寧*頁]上一著。鋒鋩纔動，心手相應。一搦一摧，誰管藏頭白、海頭黑；或擒或縱，說甚胡鬚赤、赤鬚胡。曾無犯手傷鋒，不用揚眉瞬目。一新光彩，迥絕廉纖。休尋頭上七寶冠，好看頂後萬里相。一時勝集，七日良期。不須到佛殿堦前，彼處無艸；普請向大智堂裏，此間有人。逮參大慧老師於衡陽，未幾隨侍，遷梅陽郡守。謝朝議以大慧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

者，但一僧耳。兵馬司東偏之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幾數百指，施鍬钁而平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為。仰適承命，乃與從容彌日，語論英發，搉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有蘊異能者否？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者有之，詩詞高玅者有之，翰墨飉逸者有之。其所以未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為法忘軀之士。自是於大慧日益加敬，遣其子純粹求入道捷徑，大慧示以法語八篇。仰之學富才高，於文無所不能。既罹瘴毒，卒於潮陽，光孝疇不為太息也。

太平州蕪湖吉祥訥禪師，初出遊方，至廬山東林。是時法席雄盛，英俊畢集。訥製照覺禪師畫像讚而為紹介曰：雪眉昂藏，犀骨挺峻。象王回旋，獅子奮迅。駕鐵牛機，佩毗盧印。坐斷爐峰，巍巍獨鎮。黃金闕下詔不來，白蓮社裏清風震。照覺見而喜，待以異禮。訥後參圓通禪師秀公，遂為其嗣。晚年多依圓通法屬，故得訥叔之譽於叢林。嘗有偈曰：嘯月吟風水石間，忘機贏得此心閑。無端打破空狼藉，羞對白雲歸舊山。訥有禪餘集，載名卿宿衲言論之勝，叢林秘其傳也。

廬山棲賢真教果禪師，以南康守攜客遊山，客肆其忽慢，果遂著示欺客文曰：凡人之所愛人者，必取其道德之淵奧、言行之粹美，出一言則千里服膺而不倦，立一行則百世景仰而不忘，逃名於盛世，匿耀於靈府，返淳復朴，終日如愚，雖天地至大不足方其志，日月至明不足類其達，却崇高莫大之富貴若一毫之輕，保光輝非常之事業若千鈞之重，厲而修、勤而行，至其所至、聞其所聞，徹眾智之源、造絕學之域，允蹈乎六合之外、冥運乎萬機之內，醻酢往來若空谷之答響，此乃吾之深愛者也。若夫騁虛聲、被殊服，私一位之雄、踞百人之上，又烏足為驚駭焉？客庸詎欺我其無能為，而我且

不知其所以為者也。欺客若此，其智小哉！果嘗註輔教編，洪駒父為後序，又題其像曰：鶴鳴峰前，聲聞于天；瀑布之下，思如湧泉。望之毅然，即之溫然；雙劒屹立，香爐生煙。之人也、之德也，與茲山而俱傳。江西宗派中有僧可正平者，乃果之徒弟也。

真淨和尚住寶峰日，洪明、一祖同在侍寮。祖請暫假，真淨不許。及上巳日，呼俱侍行，為寶蓮莊主具飯。真淨題偈于壁曰：元符二年三月三，春餅撮餤桐飯兼。真淨來看信道者，洪明一祖相隨參。祖匿笑謂同列曰：元來老和尚以我名廁於偈，故不給假也。洪乃覺範，祖即超然。超然為仰山東道主，而與大慧、竹菴、心、虛量、珍布衲，亦於上巳之晨，遊獺徑橋，話寶蓮事。未免以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耳。

徑山本首座，自號無住叟，因桐廬陳居士求指示，遂有偈曰：修禪入定元非佛，垢污佯狂不是魔。一句脫然如道得，桐廬江上逆翻波。大慧老師見而為之喜。本出世，住信之博山，以偈寄烏巨行和尚：烏巨山頭老大蟲，爪牙何啻利如鋒。等閑坐斷三衢路，哮吼一聲天地空。及移住鄱陽薦福，讚開山伏虎，師曰：人無人而虎也，虎無虎而人也。毒惡無所發乎中，物我無所形乎外。莫知其為人也，莫知其為虎也。葢道之所在而已，人虎於是乎如如也。又平居以頌發明古今因緣，凡三十餘解。既遷寂，則為侍僧所匿。今只記其頌華亭船子話曰：生涯來往華亭上，釣盡煙波獲錦鱗。蓑笠既穿船亦破，更無一法在江濱。

龍牙才禪師，早服勤於佛鑒法席，而局務不辭難，名已聞於叢林。及遊方迫暮，至黃龍，適死心在三門，問其所從來。既稱名，則知為舒州太平才莊主矣。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死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死心

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死心便打。是時死心自題其像曰：齒缺面黑，廣南正賊。空腹高心，不識文墨。才疏為四偈以獻曰：齒缺面黑，達磨重來。人心直指，大施門開。廣南正賊，曾經海陣。奪得驪珠，受用無盡。空腹高心，罵佛罵人。名傳天下，越古超今。不識文墨，六祖同參。雖不踏碓，見解一般。死心見而喜。才既住龍牙，開堂於潭府，有問多答蘇嚧，由是叢林雅呼為才蘇嚧。

懷玉山宣首座，初於筠陽黃檗聞祥和尚夜參，舉一葉颺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忽有省。尋造徑山，或有謂大慧老師曰：明州宣來探宗旨。大慧曰：我禪如蚌蛤，開則五臟皆露，何用探焉？宣聞而駭異。暨隨侍過衡陽，服勤久之，嘗頌竹篦話曰：背觸太乖張，癡禪眼似羊，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雪峰慧日禪師聞公於衡陽受懷玉命，宣與偕行，相與建保社。汪聖錫半刺宣春時，以疏致宣住南源，曰：佛法至于慈明，卷舒作用，極其變化，得度者四十有六人，既已多矣。至其枝分派別，披敷演迤，愈久愈多，又獨能不失其真。宣公禪師，其五世孫也，不由階梯，直入妙覺，得不自得，珍不自珍，方且韜光休影，唯恐人之保我，然其名字羶薌，終不可揜。今萍鄉南源，實慈明所坐道場，甘棠勿剪，三徑就荒，為之子孫，當不忍坐視。知恩報恩，勢不可已，以此為請，尚其肯來。宣撽揄曰：我粥飯僧，實不願出人間世矣。王舍人洋登山謁之，贈以詩曰：衲帔騰騰粥飯師，無人曾見下山時，相逢只道無能解，肯作紅樓應制詩。宣之大槩，於詩疏可見矣。

建炎三年元日，圜悟禪師在雲居嘗曰：隱士王梵志頌：城外土饅頭，蹔草在城裏。每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而黃魯直謂已：且為土饅頭，當使誰食之？由是東坡為易其後兩句，預先著酒澆，使教有滋味。然王梵志作前頌，殊有意思，但語差背。而東坡革後句，終未盡餘興。今足成四韻，不唯警世，亦以自警。城外土饅頭，蹔

草在城裏。著群哭相送，入在土皮裏。次第作蹔草，相送無窮已。以茲警世人，莫開眼瞌睡。圜悟遂手寫以遺一書記，乃住萬年號村僧者是也。

楚安方禪師參道和尚於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方附商舟過湘南，於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後道住文殊，方為首眾，嘗作三頌曰：太徹猶如鐵壁山，有誰曾透文殊關？金圈栗棘都拈出，公驗分明道者難。二曰：太徹猶如鐵壁山，佗家曾踏上頭關。通身手眼全鋒刃，滿口知音吐露難。三曰：太徹猶如鐵壁山，離言離相顯重關。當年斷臂規模在，三拜纔終開口難。既出世，楚安有頌送僧作丐曰：自住楚安窮徹骨，搜羅淨盡都無物。令僧未免登檀門，直須深入蒼龍窟。拏取驪龍頷下珠，任運卷舒頻出沒。歸來呈似住山翁，令我安居坐兀兀。覺華嚴以其具正眼而居荒僻小剎，由是疾世無公議，為作小傳讚之，略曰：其悟處諦當，如人善射，所發皆中的。其應機如鳴珂佩玉，徐行於坦途，舉止皆可法。其偈頌如驅市人以戰，不問怯勇，舉無遺策。世以覺為知言也。

泉州北山之頂有橫石如舟，世以舟峰名之。大比丘諱慶老，字龜年，既結茅山麓，號舟峰菴主。然其蚤以道德文章為泉南緇素歆艷，李參政漢老嘗訪之不值，有詩略曰：慧遠過谿應送陸，玉川入寺不逢曦。于時大慧菴小谿之上，百衲所栖，舟峰亦與焉。舟峰因謂大慧老師曰：和尚竹篦話，如民家被科胥產，業已籍沒，猶要其納。大慧曰：公只道得一半在，若無得納，何不投河自縊，放身捨命去也？舟峰自是於道日臻其奧。大慧遷徑山，遂與俱行，為掌記室，詞章華贍，殊增叢林光潤。舟峰嘗自題記容曰：撿點眉毛太通真，伏犀插腦見精神。霜鬌漸茁何妨老，褸褐長披却耐貧。一壑平生專畏影，十方從此倦分身。君看逐塊紛無數，孰與清源獨角麟。

紹興癸亥孟秋，委順李參政漢老祭之，其文曰：我初來泉，塊然寡儔。有謁于門，曰老比丘。其出詩文，鏘然琳璆。今洪覺範，古湯慧休。徐叩所有，載籍兼收。公才吏用，孰與子侔。晚遇宗師，針芥相投。千山不憚，一鉢孤遊。才高者忌，眾言所咻。我獨不然，既抶其尤。金石不遷，萬物波流。佛法衰微，裨販相求。屈跡府縣，儕若拘囚。公獨先覺，與道為謀。再挽不出，歸安巖幽。我老落莫，賴以忘憂。有疑斯講，有唱斯醻。胡為捨我，逝去莫留。白雲無郛，明月無輈。去來昨夢，起滅浮漚。唯餘窣堵，揭示千秋。

孝宗皇帝淳熙十年二月乙丑，以御註圓覺經賜徑山傳法僧寶印，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於無途轍中，為物啟途轍。撥開千嶂雲，放出一天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雪。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既經乙夜之覽，皇情大悅。已而宣對，降御問曰：莊老何如人？印奏云：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人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也。於是稱旨。逮印示寂，謚曰慧辨禪師云。

白雲海會守從禪師，豐城朱氏子。於里中西龍院依德真薙髮，神宇靖深。頎長貌古，舌有異相，覆繞鼻端，如紅菡萏。早同廬山系南禪師參潭之道林祐公，南臨順寂，顧謂眾曰：應首座、從藏主，久在先師會下，深明此道，且俾眾咨決焉。從即師矣。既而絕九江，入皖山，遯跡于山谷寺，出世白雲海會。有白雲關頌曰：白雲關廣藏法界，入聖出凡無罣礙。等閑把住問來由，底事分明却不會。又自號竹靈叟，有頌曰：白雲竹靈叟，獰似子湖狗。衲子擬思量，當頭著一口。更欲取腹心，聖凡皆倒走。住住住，乘時脫却娘生褲。大慧老師遊方時，曾與從法席施編正法眼藏，訪尋語錄而不得，故嘗言之。

太學上舍生楊麟，以紹興丁丑夏詣育王，冠帶拜大慧於無異堂，垂泣云：願從和尚出家。語未竟，擲下巾帽，袖中出剪刀，自落其髮。大慧亟呼左右執其手，問其故，乃以實對，因攝受之。次日，陞堂示眾曰：已著槽廠，將錯就錯。騎却聖僧，不妨快樂。龍象蹴踏，非驢所作。堪笑諸方，妄生穿鑿。休穿鑿，祥麟只有一隻角。麟便膜拜曰：謝師安名。即名祖麟。大慧復語以六祖於大庾嶺示明上座不思善惡，乃至密語密意盡在汝邊之話，使其於日用提撕。自是，除大慧有問則答，其士夫衲子並不與交一詞。然麟之儀狀雄偉，既毅然自處，人亦不得而親踈。唐舍人立夫以偈寄大慧曰：蚤歲屠龍晚獲麟，西風一夜海生塵。掀天攪地難尋提，阿育山前失却身。大慧遷徑山，麟亦隨侍於道。既有徹證，忽爾違和。大慧遣了德侍者往問之，麟以片紙書偈曰：衣冠不御髮齊眉，一室翛然自不知。薄相等閑聊示疾，起佗菩薩幾多疑。尋市香三瓣，隨爇而誓曰：後世身為男子，遇明眼宗師，童真入道。既爇罷，泊然而化。大慧為秉炬曰：擔却一片睦州版，一去萬牛不可挽。祖師門下真祥麟，堪作人天正法眼。無何時節忽到來，援毫寫偈自催趲。楊道者，休催趲，火裏蜘蟟吞鐵剗。麟家世建陽，乃文公裔。

浮山圓鑒遠禪師，天聖中許公式漕淮南，命出世太平興國寺。逮慶曆癸未，逸居天柱山月華庵。至丙戌歲，呂翰林濟叔以浮山延致。皇祐辛卯謝事，而菴于寺西。癸巳歲，應姑蘇天平之招。至和中，復旋浮山舊隱。然三住持並革故創新，為禪林於治平丁未，年七十有七。以仲春六日有遺語曰：法遠以一幻身旅泊三界，雖職導利，實無一法與人。深慚誑世，實媿虛稱。茲乃形質朽敗，四大將離，聚沫之軀，有何久計？既當風燭，何歎逝川？又念幻身在世，仁信多有供須，耻無道業昇消，曷有勝緣報答？忖量唯己，自知湛寂真元，却還本道。忍死半刻，援筆陳謝。觀其詞雜而理到，可見為臨行親筆矣。至於謙損，亦足警誡吾徒耳。又頌曰：幻世出沒有何窮？幻化本來體自空。南山起雲北山雨，樓頭鼓動慶陽鐘。又曰：

來時無物去亦無，譬似浮雲布太虛。拋下一條皮袋骨，還如霜雪入洪爐。又自歎曰：孤舟夜靜泛波瀾，兩岸蘆華對月圓。金鱗自入深潭去，空使漁翁執釣竿。師之嗣法雲者，繼席浮山，錄師行實劖于石。世姓沈，年十七占僧籍。及僧寶傳所收，以沈為王，以十七為十九。慶曆、皇祐間，師之道大顯著。接投子青，續洞上宗派，指老東山，參白雲端，於宗門可謂有功矣。出處差紊，其可乎？

寂音尊者，崇寧元年夏於長沙雲蓋。是時陳公瓘瑩中謫嶺外，以偈見寄，且欲其為負華嚴經入嶺。偈曰：大士遊方興盡回，家山風月絕讖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寂音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湖湘嶺外休分別，圜寂光中共往來。其後寂音坐與公遊而獲譴。靖康元年，嘗詣刑部陳詞曰：放停僧慧洪，見年五十六歲，本貫筠州人，元係右街香積院僧籍。先因崇寧初諫官陳瓘論列蔡京事忤旨，編管連州，慧洪為見陳瓘當官盡節，投竄嶺海，一身萬里，恐致踈虞，調護前去，往來海上，前後四年。因與陳瓘厚善，又緣得度為僧，元係故宰相張商英奏名。政和元年，商英奏取陳瓘所撰尊堯錄。是時內官梁師成與蔡交結，見宰相薦引蔡京仇人陳瓘，百計擠陷，旬月之間，果遭斥逐。猜疑是慧洪與陳瓘為地，發怒諷諭開封尹李孝壽，勾慧洪下獄，非理考鞫，特配吉陽軍。後來因患不堪執役，蒙恩放令逐便，經今一十四年。近聞朝廷追贈張商英、陳瓘官爵，旌其忠節；流竄蔡京、梁師成嶺外，正其罪惡。顯見慧洪前頃所坐情節，委實冤枉。慧洪切見紹聖間杭州僧道潛，緣與蘇軾內翰相善，仇家呂升卿任浙西使者，收捉道潛付蘇州獄，枉法編管兗州。後來經朝廷雪理，改正為僧。近見右街僧永道，宣和初因改德士，上書爭救，開封尹盛章收捉，決配道州。去年內亦蒙改正訖。切念慧洪別無犯由，只緣開封官吏觀望內臣權勢，遂將慧洪枉法行遣，與道潛、永道冤枉情理，前後比類相同。今來具狀告投判部尚書，欲乞依道潛、永道例，別賜改正為僧。未敢專擅，伏聽台旨。是時朝廷事屬多故，未果舉行。而明年

夏，寂音委順於同安韓舍人子蒼，為銘其塔，謂其友賢招怨，真知言矣。

雲臥紀談卷上

東都玅慧尼寺住持淨智大師慧光，出於成都范氏，其著書號唐鑑，乃其叔父也。　徽廟時，禁中以法衣施諸禪長老，光亦與焉，因命資次說法，而光受當其末。陞座問答罷，顧視大眾曰：若論說禪說道，則諸大禪師已說了也，教山僧到這裏說箇甚麼即得？豈不見先德道：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既然如是，畢竟如何？光遂以法衣覆頂，良久云：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便下座。于日緇素聽者萬計，靡不歎服，所以韓舍人子蒼銘光之塔，稱其多聞善辯焉。塔刱於豫章西山聖相之原。

幸宗皇帝御重華宮時，製原道辯曰：朕觀韓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辨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矣。何則？釋氏專窮姓命，棄外形骸，不著名相，而於世事自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哉？然尚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知也；不妄語，信也。如此，於仲尼夫何遠乎？夫子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所為，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聖人強名之耳。亦猶禮樂仁義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彼揚雄謂老氏槌仁義，滅禮樂。今迹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子曰：溫、良、恭、儉、讓。又曰：唯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於孔聖果相背馳乎？葢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織，機杼而耕，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

閑禪師者，熙寧中，廬陵太守張公鑒命出世隆慶。未朞月，王公詔帥豫章，延居西山龍泉。不逾年，以病謝事。廬陵緇素具舟迎歸隆慶，館于西堂。閱二寒暑，以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遺偈曰：露質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遂泊然坐逝。俾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舊。平視其語，錄纔數端，刊于泉南有室中。垂問曰：祖師心印，篆作何文？諸佛本源，深之多小？又曰：十二時中，上來下去，開單展鉢。此是五蘊敗壞之身，那箇是清淨法身？又曰：不用指東畫西，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十二時中，著衣喫飯，承甚麼人恩力？又曰：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山，為甚麼杳無消息？閑之闍維奇瑞，詳於蘇黃門子由之記。故茲略錄遺偈、垂語，庶不殞其實云。

南嶽芭蕉菴主，世呼為泉大道，以其歌頌間有大道為題，如六巴鼻頌曰：大道巴鼻，問著瞌睡，背負葫蘆，狂歌逸戲。散聖巴鼻，逢場作戲，東湧西沒，南州北里。禪師巴鼻，有利無利，碧嶽崔嵬，龍行虎視。衲僧巴鼻，坐具尺二，休尋短長，風高雲起。座主巴鼻，懸河無滯，地湧金蓮，手擎如意。山童巴鼻，金將火試，客問山居，遠來不易。一日，斐然成狂歌曰：阿呵呵，憶著我前年在青州喫箇棗，如今立地忽思量，獨笑獨歌任得倒。張顛李八伯，黃婆鄭九嫂，心草草，牀頭失却大貓兒，走下門前捉蛤蚧。休更討，南山雲引北山雲，歸去來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朵。其言雖似放，旨則有歸，既自以為適，亦足照映叢林矣。

福州閩縣般若精舍，紹興甲寅歲有西堂，乃洞江大悲閑長老，時年八十有四。大慧老師居洋嶼，與般若一水之隔。閑雖老而尤篤參究，日來隨眾入室，大慧因問曰：不與萬法為侶是甚麼人？閑曰：扶不起。大慧曰：扶不起底是甚麼人？速道，速道！閑擬對，大慧以竹篦便打，閑忽契悟。大慧說偈印之曰：一棒打破生死窟，當時

凡聖絕行蹤。返笑趙州心不歇，老來猶自走西東。而閩中有嘲之以偈曰：八十老翁閑灌頂，只說如今行路難。海門洋嶼煙波裏，依舊漁翁把釣竿。大慧演為四偈曰：八十老翁閑灌頂，鶖王擇乳自家知。寄語叢林瞎漆桶，莫將鶴唳作鷺啼。只說如今行路難，前三三與後三三。寄語叢林瞎漆桶，雲頭放下更來參。海門洋嶼煙波裏，得到其中有幾人？寄語叢林瞎漆桶，不須背後起貪瞋。依舊漁翁把釣竿，錦鱗蝦蠏不顧頇。寄語叢林瞎漆桶，休將生滅話頭看。

佛印禪師元豐五年九月自廬山歸宗，赴金山之命，維舟秦准謁王荊公於定林。公以雙林傅大士像需讚，佛印掇筆書曰：道冠儒履佛袈裟，和會三家作一家。忘却率陀天上路，雙林癡坐待龍華。公雖為佛印所調，而終服其詞理至到，故小行書彌勒發願偈數百字為酬，山谷為跋。佛印既住雲居而刊于石，尚復存焉。

魏府老華嚴者，諱懷洞。五季時，初弘華嚴之教，晚參興化存獎禪師，得教外別傳之旨，遂出世天鉢，次徙壓沙禪苑。河朔緇素尊事之，故稱老華嚴。禪門宗派圖有天鉢和尚，系出興化者是也。洞嘗有示眾語曰：佛法在儞日用處，在儞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為處，若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還會麼？儞若會得，即是擔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法不遠隔塵沙劫，一念中見得，在儞眉毛鼻孔上；儞若見不得，如接竹點月相似，無有是處。儞究竟麼？切莫思惟，不可言論。時中承何恩力？儞若知得，須有歡喜處。所以古人道：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覓，眾生斷消息。儞還會麼？一切諸佛本無情，一切諸佛本無名，一切眾生本自靈，混然如太虛空，無欠無餘。儞若不會，直得觸途成滯。今林間錄以此為天鉢元公語，又元為老華嚴，則誤矣。元嗣天衣懷，乃雲門五世孫。洞以大父事臨濟，其說法旨趣，端可驗矣。

無際道人乃張侍郎淵道之女，超宗道人乃劉侍郎季高猶子之母，其於大慧老師之門俱受記莂者。無際嘗詣徑山掃塔，有頌曰：衣濕靈

山淚，鑪焚少室香。雲山空滿目，不見法中王。時超宗不至，無際督之，超宗以偈答曰：塔本無塵，何用去掃？掃即塵生，所以不到。初，無際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之人也。後果為尼，名慧照。晚繼其落髮，師資壽無著之法席。嘗以漁家傲讚圜悟禪師曰：七坐道場三奉詔，空花水月何時了？小玉聲中曾悟道，真堪笑，從來謾得兒孫好。辯湧海潮聲浩浩，明如皓月當空照。飛錫西歸雲杳渺，巴猿嘯，大家唱起還鄉調。乾道七年，遷住臨平。明因淳熙四年六月，於無為軍忽別其子梁簽判，徑往光孝，坐繩牀而逝。及剃髮，舍利無數。時當伏暑，留數日，室貌儼然。住資壽小師覺真迎歸姑蘇，暫菆楞伽山。閱十一秋，其子遷還三衢，龕纔出穴，而泉亦隨湧，緇白駭敬，非般若之驗歟？

惟正禪師，秀之華亭黃氏子。甫五歲，見佛書能指識其字，纔誘讀則琅然成誦。逮冠，入杭之北山資聖，師事本如。郡人朱紹安欲啟帑金為補僧籍，掉頭不諾，乃悵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殊不然。正以捨去老幼，童其顛、褐其身而已，奈何真不勝偽，滔滔皆是耶？居無何，霑祥符覃渥，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正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居素。尋參侍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戮力為集百事。天禧中，素示寂，正從僉議嗣其席。正雅富於學，作詩有陶謝趣，臨羲獻書益尚簡淳，至於吐論卓犖，推為辯博之雄，如王文康、胥內翰、吳宣獻、蔡密學，皆樂與為方外遊。然平居識慮灑然，不牽世累，處己清尚，於詩尤可見矣。谿行絕句曰：小谿一曲一詩成，吸盡詩源句愈清。行到上流聊憩寂，雲披煙斷月初明。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眾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南和尚居黃檗時，答鄒長者偈五章曰：短序長書皆典雅，五言七字更工夫。若能言行長相顧，萬古新昌君子儒。二曰：日往月來如擲梭，年顏不覺暗消磨。勸君早踐菩提路，世諦嘍囉不用多。三曰：時人心地長蒿蕪，受報因茲錯道塗。舉世不論僧洎俗，要須言行與相符。四曰：久聞齋素好持經，欽羨蓮華火裏生。浮世勞勞皆夢幻，叮嚀只此是前程。五曰：僕者言歸不暫居，聊成數偈答君書。煙霞幸得為鄰竝，從此相知德不孤。南禪師以伽陀復寒溫之問，如此可謂造次不忘於誘道矣。

饒州教授嚴公朝康，問道於薦福雪堂報恩應菴，嘗有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時大慧老師在梅陽，嚴以其頌寄呈，而大慧答以書，略曰：隨人背後無好手，此八萬四千皆公活路。嚴乃湖州長興人也。

鼎州文殊道禪師，初遊成都講肆，究唯識論幾十稔，有詰之者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目前森然，心識安在？道茫然不知對，乃出峽，周流江淮，既氐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庭前栢樹話，至覺公言先師無此語處而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以頌發揮之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遍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自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斯中辨真假。及佛鑑示寂於鍾山，為舉哀，拈香曰：悲想今年十月八，鍾阜先師示寂滅，石女號咷恨離別，木人眼裏淚流血。師資之道情何切，一度追思一哽咽，唯憑一炷紫檀香，珍重當年說不說。道享年七十有二，於建炎己酉上巳日為湖南巨寇鍾相者所害，典牛菴主游公以偈悼之曰：苦竹穿心透脊，滿路生血滴滴，大龍澗水山花，何似白乳三尺。刀鏘林裏休休，報德醻恩已畢，他時後日相逢，飯臺更與一趯。

倚松菴主，乃臨川饒節字德操者。政和間，裂儒衣從釋氏，名如璧。無何，朝廷建議以僧為德士，使加冠巾。德操有頌曰：德士舊來稱進士，黃冠初不異儒冠。種種是名名是假，世人誰不被名謾。又嘗次韻答呂居仁曰：向來浪說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牕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其山居頌曰：禪堂茶散卷殘經，竹杖芒鞵信脚行。山盡路回人迹絕，竹雞時作兩三聲。石楠子熟雪微乾，曾向人家畫裏看。覿面似君君未領，問君何處有遮闌。幾被儒冠誤此身，偶然隨分作閑人。二時齋粥隨緣飽，長短高低一任君。律師持律笑禪虛，禪客參禪笑律拘。禪律二途俱不學，幾箇男兒是丈夫。陳瑩中有偈寄之曰：舊知饒措大，今日璧頭陀。為問安心法，禪儒較幾何。

大溈佛性禪師為其嗣者，潭州慧通旦。公嘗頌覺鐵觜先師無此語話曰：誰道先師無此語？焦尾大蟲元是虎。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不歸家裏死。急著眼，勿回顧，若會截流那下行？帀地清風隨步武。佛性見而諭之曰：頌古拈古，要奢儉得所。如人解使錢，不必多也。及頌黃檗示眾噇酒糟話曰：荊棘林中宣玅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佛性頷之。大慧老師嬰難居衡陽，旦寄以偈曰：出岫孤雲豈繫懷？致令猿鶴有餘哀。吾皇詎肯忘吾道？不日恩光動地來。二曰：佛祖嫌來不肯做，却言無位可安排。笑他用力區區者，剛把虛空取次埋。三曰：異類中行世莫猜，故教佛日暫雲霾。度生悲願曾無間，却作南安再出來。公諱清旦，字明及，蓬州人也。

蘇文忠公以紹聖甲戌夏為潮州麻田，吳子野讚泗州像曰：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存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州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障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翻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供養東坡讚，見者無數悉成佛。公既安置惠州，於丁丑歲被命責儋耳，專守方子容自攜告身而弔之曰：此皆前定，無可恨者。吾室沈氏事泗州甚謹，一夕夢泗州告別，問何所往，答以當與蘇子瞻同往，在七十二日之後也。今日如其數，豈非前定乎？蘇曰：事孰非前定者，不待夢知矣。然余何人，辱與泗州和尚同行，得非夙世有緣契乎？參寥子嘗有偈為紀之曰：臨淮大士本無私，應物長於險處施。親護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南昌信無言者，早以詩鳴於叢林。徐公師川、洪公玉父品第其詩，韻致高古，出廋權癩可一頭地，由是收名定價於二公。及參大慧老師於泉南小谿俱康、南二道者，事蔬供眾。因钁地次，南曰：钁頭邊道將一句來。信擎起钁頭，康以土塊擲中柄上，信忽有省。故嘗有詩曰：新菴小谿上，英俊頗浩浩。從渠作佛祖，任渠會禪道。荷鋤向東園，事蔬誓畢老。乘月始抱瓮，破午正殺草。芥藍被蟲食，秋茄亦旱槁。齋盂從此去，但願蔓菁好。士大夫遊小谿喜言詩者，大慧必曰：此間有箇園頭能詩。然信之議論尤高，聆其緒餘者莫不屈服。自是隨侍之徑山，過衡陽，尋放浪於衡嶽，棲遲道吾為最久。削木以蔽風雨，于院之西偏牓以版菴，禪燕自牧。于湖居士張公帥潭，聞其高風，力致出世。湘西鹿苑贈之以詩曰：詩卷隨身四十年，忙中參得竹篦禪。而今投老湖西寺，臥看湘江水拍天。句中有眼悟方知，悟處還應痛著錐。一箇身心無兩用，鳥窠拈起布毛吹。信和之。今記其一曰：竹篦子話選當年，直下無私不是禪。既遇狀元真眼目，敢拈沈水向人天。平時製作名為南昌園夫集，胡侍郎明仲易之曰奇葩，以序冠集首云。

無盡居士張公為玉泉皓禪師撰塔碑，紀其入厨，見饌晚饎，問：待過客耶？為眾僧耶？既以實對，即呼知事，杖而數之曰：吾昔參禪，為人汲水舂米，今現成米麪，烝炊造作，與供養諸佛菩薩無異。飽喫了，竝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假作驢腸、鱓

生、羊骨、鼈[腕-夗+隹]，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闔眼隨夢轉，不知注祿判官、掠剩大夫，隨汝抄箚，消鑿祿簿，教汝受苦有日在。徒眾不堪其枯寂，譖於縣宰曰：長老不能安眾，唯上來下去，點撿零碎。縣宰召皓至，語之曰：大善知識！何不在丈室端坐，兩廊下、三門前來去得許多耶？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縣宰笑而已。噫！皓布裩，平居凡聖莫測，而無盡公欲其傳世，得非借古以警今耶？

關西除饉女名真如者，早進入官，以才能選為內夫人，隸喬貴妃閤。喬氏崇佛，容其剪髮，參道四方。既入閩，與大慧老師、泉南小谿、雲門法會。一日作偈曰：平地偶然著擷，起來都無可說。若人更問如何，笑指清風明月。大慧為小參，對眾說偈曰：今日如師姑，昔時王師父。身居羅綺叢，只著麤麻布。開口便高談，嫌佛不肯做。趯出是非坑，截斷生死路。入虎穴魔宮，心中無怕怖。杜撰八陽經，自有三千部。愛吟落韻詩，偏不勒字數。行脚走天下，參禪無所悟。近日到雲門，一時都敗露。錯認碓觜頭，喚作冬瓜瓠。如此作師姑，勸君少喫醋。更有一處乖，且道那一處？嘉州大像喫炙麩，陜府鐵牛撐破肚。如之施為，可槩見矣。

保寧璣道者，天資精勤，談噱有味，大慧老師謂其為惺惺道者。江東漕使以威臨諸禪，因以過水羅漢畫像與璣觀玩，而指其作老態過不得者問曰：保寧莫過得否？對曰：合眼便過得。漕使為之解顏。已而諸禪畢集於保寧寶公菴，有設問曰：既是寶公菴，為甚麼無寶公？然須次第下轉語，以為勝集之樂。璣曰：從年臘下而上。葢在座唯璣為年臘長也。及至於璣，有曰：當老和尚下語矣。璣遽離坐，顧諸禪曰：請去方丈裏喫茶。聞者莫不大噱。璣見僧來，必問：近離何許？夏在甚處？待其祇對畢，却問：人人有箇生緣，作麼生是上座生緣？于時寂音嘗請益於璣曰：和尚與兄弟相見，何不便問生緣？璣曰：且要伊開得口。其存誠及物又如此。

馮公濟川，紹興戊午坐夏徑山，有宣城廣心上座以大慧老師畫像請馮讚之曰：要識徑山長老，強項更無倫匹。安却百千大眾，常住元無顆粒。若論說道說禪，果是縱橫難敵。一味性氣不常，佛也理會不得。隔江一見便回，敢保上上大吉。大慧見而題其後曰：玅喜玅喜，濟川讚儞。廣心會麼？隘是隘是。葢宣城鄉諺有路上行人隘是耶之句。又濟川適中風而口喎斜，大慧以偈問候曰：未解野狐鳴，先作獅子吼。只因謗般若，喎却一邊口。觀其道術相忘，未易以常情測度耳。

明州奉化縣岳林寺，迺布袋和尚道場。崇寧間，董氏造閣，而任氏塑布袋像奉安其上。後董氏不平，移下其像而自塑焉。尋有善數術者云：董氏所捨者，只得六十年運，任氏始發耳。紹興末，閣經回祿，像俱為灰燼，逆其數如所謂也。于時饒道者，然一臂募緣重建閣，以任氏之像居中，禱祈必應。主僧瑩禪師，字溫叟，以三偈遺饒曰：忘身一臂等閑然，勇猛頭陀了勝緣。鬧市門前打得著，始知無手解行拳。二曰：汝將粉骨報誰恩，稽首龍華補處尊。無指可彈猶省力，重重樓閣自開門。三曰：我亦將頭入鬧藍，且圖香火有同龕。布囊貯滿一落索，巷尾街頭學放憨。其號布袋者，以其杖荷布囊，而供身之具盡貯於中，自稱名契。此示寂於五季之梁貞明二年丙子歲也。

徽州簡上座者，徑山顏首座因問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足，儞試數看。簡便喝，顏復曰：七六五四三二一，儞又作麼生？簡擬對，顏便打出，即曰：儞且莫亂道。簡於言下有省，遽說偈曰：儞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嘗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先是，大慧老師揭牓於佛殿，不許凭欄干，簡既犯所戒，遭刪去。未幾而卒，年未三十，交朋靡不傷悼之。

海昏逸人，號日涉園夫者，李彭商老參道於寶峰湛堂，遇山舒水緩，必拉大慧老師為禪悅之樂。故嘗有語曰：日涉園夫與杲上人同泛煙艇，遡脩江而上，遊炭婦港諸野寺。杲擊棹歌漁父，聲韻清越，令人意界蕭然。因語園夫曰：子其為我作頌尊宿。漁父歌之，自汾陽已下，戲成十首，付杲上人，談笑而就，故不復竄也。一、汾陽曰：南院嫡孫唯此箇，西河獅子當門坐，絹扇清凉隨手簸。君知麼？無端喫棒休尋過。二、慈明曰：掌握千差都照破，石霜這漢難關鎖，水出高源醻佛陀。哩稜邏，須彌作舞虛空和。三、雲峰曰：孤硬雲峰無計較，大愚灘上曾垂釣，佛法何曾愁爛了。桶箍爆，通身汗出呵呵笑。四、老南曰：萬古黃龍真夭矯，斬新勘破臺山媼，佛手驢蹄人不曉，無關竅，胡家一曲非凡調。五、晦堂曰：寶覺禪河波浩浩，五湖衲子來求寶，忽豎拳頭宜速道，茫然討，難逃背觸君須到。六、真淨曰：貶剝諸方真淨老，頂門眼正形枯槁，一點深藏人莫造，由來玅，光明烜赫機鋒峭。七、潛菴曰：積翠十年丹鳳穴，當時親得黃龍鉢，掣電之機難把撮，真奇絕，分明水底天邊月。八、死心曰：罵佛罵人新孟八，是非窟裏和身拶，不惜眉毛言便發，門庭滑，紅爐大鞴能生殺。九、靈源曰：絕唱靈源求和寡，失牛尋得西家馬，顧陸筆端難擬畫，千林謝，吟風擺雪真蕭灑。十、湛堂曰：選佛堂中川藠苴，衲僧鼻孔頭垂下，獨秀握來無一把，杖頭掛，從教四海禪徒訝。

丞相張公天覺，眼明機峻，慧辯難敵。宣和二年春，大慧老師再訪之于荊南。一日，公問：佛具正徧知，亦有漏網處。師曰：何謂也？公曰：吾儒尚云：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化。然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公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哉？師曰：佛以梵、釋為凡夫，餘可知矣。公曰：何以知之？師曰：吾教備言：佛出則梵王前引，帝釋後隨。公乃擊節以為

高論。後紹興九年秋，尹侍講訪師于徑山，夜話及此，尹亦首肯再三。

大慧老師先住徑山日，遣謙首座往零陵問訊張魏公。是時竹原菴主宗元者，與謙有維桑契分，元於道先有所證，謙因慨然謂元曰：一生參禪，見知識不得了當，而今只管奔波，如何則是？元笑而語之曰：不可路上行，便參禪不得也。儞但平日參得底、悟得底，及長靈、圜悟、佛日三老為儞說底，都不須理會。我今偕行，途中可替底都替儞了，其替不得有五件事，儞自管取。謙曰：何謂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送尿、駝箇死屍路上行。謙未逮半途，忽有契悟，元賀曰：今日且喜大事了當，我已見清河公竟，兄當獨往。宗元從此歸鄉矣。魏公嘗為謙識其悟，為名菴曰自信而記之，略曰：余氐湖湘，佛日又使謙來，發武林，越衡陽，崎嶇三千餘里，曾不憚煩。中途緣契，悟徹真理，一見神色怡然，若礙膺之疾已除者，仍以筆誥寄元曰：余謫居零陵，徑山佛日禪師遣謙師上人來問動止，僧宗元因佛日室中舉竹篦話，心地先有發明處，毅然與謙偕來。既至，撫信問謙，亦因緣契會，放下從前參學窠窟。元喜曰：我已見清河公矣。徑歸東陽，為眾辦眾事。余嘉其行止近道，書此寄元，因勉以護持云。紹興戊午四月二十三日，紫巖居士張浚德遠書。及謙回，大慧逆自半山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都換了。謙後歸建陽，結茅于仙洲山，聞其風者悅而歸之。如曾侍郎天游、呂舍人居仁、劉寶學彥脩、朱提刑元晦以書牘問道，時至山中，有答元晦，其略曰：十二時中，有事時隨事應變，無事時便回頭向這一念子上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將這話頭只管提撕，不要思量，不要穿鑿，不要生知見，不要強承當。如合眼趒黃河，莫問趒得過趒不過，盡十二分氣力打一趒。若真箇趒得這一趒，便百了千當也。若趒未過，但管趒，莫論得失，莫顧危亡，勇猛向前，更休擬議。若遲疑動念，便沒交涉也。謙有出山相讚曰：蘆膝鵲巢成底事，蓬頭垢面出山來。若言悟道今成佛，當甚街頭破

草鞂。又頌即心是佛曰：誰家飯挂空梁，指與小兒令看。解開見是灰囊，當下命根便斷。又衡陽道中示同行曰：月照天心古館明，衡陽春色為誰青。不知雪擁鼇山後，慶快平生有幾人。大慧先住徑山，語要乃謙有衡陽編次。謙嘗從劉寶學所請，出世建之開善。

南海僧守端，字介然。為人高簡，持律嚴甚，於書史無不博究，商搉古今，動有典據，叢林目為端故事。亦喜工詩，務以雅實。其題石盆菴曰：菴額初頒挂樹頭，樹摧菴朽幾經脩。石盆不減數升水，野菜時添一筯油。童子面承天子問，老師心與祖師儔。我來蹭蹬思高躅，萬壑雲橫楚甸秋。嘗栖養於佛手嵓。洪諫議是時監太平觀，施以米，有疏曰：太平散吏洪芻，謹月捨俸米入佛手嵓，供介然禪師。惟佛手嵓不二之臺，真廬山間第一之境。自因公之既往，何作者之無聞？恭惟禪師杖錫來儀，解包戾止，影不出山久矣，脇不至席有焉。居士聞風而悅之，俗子望崖而退耳。室有生塵之甑，爨無欲清之人，初無半菽之糧，孰置五斗之飯芻？今者食供日中之一，月輸斗米之三，厥數雖減於淵明，但索猶賢於方朔。定有諸天之辦供，豈無野鹿之銜花？折脚鐺中，拾枯松而煑瀑布；掉頭吟處，破明月而抹清風。丈室雖受於一牀，繞腹豈須於三篋？葢自是臺無餽也，孰謂繼粟之徒歟？旋予授子之粲兮，請嗣緇衣之好耳。嵓在廬山之北，李氏有國日，行因師居焉。

蘇州辯禪師初參穹窿圓公，有所省發。既入京，與天寧圜悟法席，愈臻奧闍。因大慧老師頌船子接夾山話曰：驀口一橈除作解，從茲夾嶺氣衝天；離鈎三寸無消息，獨向滄溟泛鐵船。辯屬其韻曰：合頭著語醻船子，恰似堀地覓青天；直饒楫下通明徹，也是華亭破漏船。辯之為人疎放，叢林目為辯麤。嘗有四威儀頌曰：山中行，穿林野鳥亂縱橫；往往山僧殺心重，猿猱驚得墮深坑。山中住，密室儼然念無數；可憐窮鬼出家兒，覓得鹽來又無醋。山中坐，疊足跏趺似推磨；草鞂踏破幾千雙，惹得通身都是過。山中臥，榾柮枕頭

豁然破；突出金剛正眼睛，宇宙知音無一箇。其後出世，未嘗開堂而終。

大覺禪師以治平三年上表辭　英廟，乞歸山，曰：臣聞：大道無為，萬物備求其應；聖人在宥，百姓各遂其生。矧當熙洽之辰，得豫便安之理。仰蘄俞允，俯集凌兢。臣懷璉(中謝)伏念：臣爰自頃年，誤知先帝。忝紹隆於祖席，尤霑被於宸庥。久歷歲華，未忘山藪。屢嘗引退，靡獲報音。膺陛下纂服之秋，屬海內嚮風之旦。願宣佛事，上答堯仁。奈以暮齡益衰，夙疾增劇。昨捐眾務，權止寺居。伏蒙皇帝陛下特遣使華，送迴本院。仍傳聖諭，且駐神京。自惟無用之軀，實出非常之遇。是天地有再生之德，而草萊謝重茂之心。伏望聖慈垂雨露之恩，均日月之照。俯從人欲，下狥愚衷。庶令朽鈍之姿，得遂林泉之志。然而微蟲得計，誠無易水之情；疲馬增鳴，但起戀軒之思。誓勤焚誦，式報生成。將遠宸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奏辭以聞。大覺既渡江，少留金山，而氏西湖四明郡守以育王虛席迎致。是時奉化九峰韶公作緇素勸請疏曰：鄮嶺特秀，佛祠頗嚴。煙雲蔽虧，金碧煥爛。勝絕若此，宜待乎誰。不然，皓月流空，遇暗即破。至人應世，隨方即居。豈以小奇，汩彼大度。欽惟禪師，道協主上，名落天下。倫輩顯赫，何莫由斯。當念東南以來，吾宗頹圮。縱有扶救之者，如操朽索，御彼奔輪。漸使異徒，坐觀傾覆。禪師聞此，當如之何。良謂道高位崇，理不可免。瀝誠露膽，言不敢文。眾等但加歸投，遐聽其足音耳。大覺閱罷，憫其詳切，欣然允從。自是叢林靡不謂大覺為九峰一疏而來。究其所自，豈不然耶。

佛印禪師平居與東坡昆仲過從，必以詩頌為禪悅之樂。住金山時，蘇黃門子由欲謁之，而先寄以頌曰：麤砂施佛佛欣受，恠石供僧僧不嫌。空手遠來還要否？更無一物可增添。佛印即醻以偈云：空手持來放下難，三賢十聖聚頭看。此般供養能歆享，木馬泥牛亦喜

歡。然黃門、佛印以斯道為際見之歡，視老杜贊公來往風流則有間矣。

雪堂行禪師稟性和易不倦，隨機開導。住括蒼乾明時，有僧問曰：宗門中事，望師直指。對曰：門前石塔子。僧不契，久而復請益，因以偈示之曰：門前石塔子，八白仍九紫。方位已分明，莫被巡官使。尋有優婆塞問曰：一切事臨身處置不下時如何？行曰：此不能轉物，正是我家禪和子用工夫處。豈不見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只這本人兩字，極是難會，若非透向上關棙者不識。所以法眼和尚頌曰：呪咀毒藥，形身之逆。眼耳若通，本人何適？

雲峰悅禪師為芝禪師充維那，於豫章翠巖時，命蜀僧繪達磨祖師像，龕于堂司。歲月既久，塵蒙蛛絲，有灨上比丘慧空出力妝治之，由是神明還舊觀，生氣凜然。紹興戊午，南城童藻之敏德嘗為讚曰：昔從西天，鼎來東土，為佛法心印未傳，面壁而坐九伏臘。一華既開，隻履乃歸，道已洽道如廣廈，有梁有棟不傾厭。今覩遺像，龍章鳳姿離塵雜，巍巍堂堂，猶想無語。踞禪榻去古滋遠，異端橫流少檢狎，九原可作，吾欲起公主盟歃。徐樞密師川出知上饒，因焚黃次，經由翠巖，俾門生讀讚而不能句，遂自三復擊節，其格之新也。

蘇黃門子由元豐間左遷高安榷筦之任，而於公餘必與諸山講道為樂。景福順禪師者，尤篤維桑世契。順有三偈寄公，故嘗和曰：融却無窮事，都成一片心。此心仍不有，從古到如今。如今亦如忘，相逢笑一場。此間無首尾，尺寸不煩量。要識東坡老，堂堂古丈夫。近來知此事，也不讀文書。公將移績谿，以書別順曰：自來高安，唯有二三老僧相知，既又蒙公遠來相訪。方今南老門人，公為第一，因此又識南公遺風，為幸多矣。前日得告，當往績谿，旦暮

成行，不獲面違，悵仰無窮。凝寒，法候何如？更冀以道自重。順後住西山香城，其徒以公偈并書刊石，尚復存焉。

陳文惠公，閬中人，平居於釋氏留心，因遊山寺，恍然有得而成偈曰：殿古寒爐空，流塵暗金碧。獨坐了無人，又得真消息。景祐間拜相，尋出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鄭圃，閱四寒暑而薨。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佐，字希元，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為夭，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祿不為辱，三者粗可歸息於父母棲神之域矣。吁，公於幻妄境中了無遺恨，其自謂又得真消息，固可與知者道歟。

湖州報本元禪師，其見於林間錄，謂開法吳江聖壽，投黃龍法嗣書，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書，未欲開，可以親至。元遂輟住持事，即日腰包而來。然南公書尺集有答元曰：手書達吳江聖壽長老：前年永上人自二浙迎金像回，得書一封，因念汝離黃檗十有餘年，一錫飄然，孤蹤不定，雖知白而守黑，奈果熟而自香。緣在吳江，應時而出，宜遵聖賢規範，如說而行，勿效庸鄙之流，唐言自恣。凡百住持，必須慎護。此不盡書也。今觀其委曲如是，豈偶忘其名耶？元嘗有三頌示學者曰：儞問西來意，傍人意已彰，病嫌春冷淡，老見事尋常。睡裏遊三界，惺來夢一場，言應言不及，得坐細思量。儞問西來意，余生在廣南，官人須漢語，百姓只鄉談。九夏須紈扇，三冬厭綌衫，曹溪門大啟，應不阻人參。儞問西來意，同聲了了知，博聞非智慧，寡學豈愚癡？拾得能燒火，寒山解作詩，咄哉顛蹶漢，誰唱羅羅哩？

中際可遵禪師，號野軒，早於江湖以詩頌暴所長，故叢林目之為遵大言。因題廬山湯泉，東坡見而和之，自是名愈彰。無為子楊傑，字次公，以為道交。楊以偈調之曰：無孔鐵鎚太重，墮在野軒詩頌。酸寒氣息全無，一向撲入麤瓮。遵即繼其韻曰：無為不甚尊重，到處吟詩作頌。直饒百發百中，未免喚鐘作瓮。居無何，有僧

往無為軍持鉢，遵以偈送其行，且簡次公曰：今去無為化有情，野軒無物贈君行。若從楊傑門前過，為我高聲喝一聲。楊嘗問道於雪竇門下諸公，而遵嗣報本蘭，以雪竇為大父云。

武寧徐龍圖禧，字德占，早參黃龍晦堂和尚而受印可，遂與靈源為法友。因致問於靈源曰：昔有老宿，見人便喚為倒騎牛漢，且道如何得不被佗恁麼喚？靈源對以是佗巴鼻在我手裏。仍有頌發揮之曰：塗中作主，門裏出身。倒騎順騎，誰為最親？莫嫌土面塵埃甚，百尺竿頭步步新。

大洪恩禪師與無盡居士張公以禪教之要相與徵詰，無盡因謂之曰：華嚴註釋，古人各有所長，如題目七字，大清涼得之妙矣，始成正覺。李長者所具勦絕佛智，既無盡無量，信乎名句文字所不能詮，輸他臨濟劈耳便掌。三人公案未知如何？試論之。恩遂答曰：伏蒙剖示清涼、李長者、臨濟一宗公案，理事分明，誰敢異議？可憐箇不了事漢子被無盡居士一時勘破了也。雖然，罪不重科，既往不咎，要之猶有責情三十棒。若據令而行，轉見盡法無民；若放一線道，又恐知而故犯。於此二途，如何即是？彼上人者難為醻對，只應倒走三千里，如別紙故敘，乃罄此意也。恩仍封別紙示之，無盡於封來白紙上書一偈寄恩曰：不須倒走三千里，何必重科三十藤？盡是河沙真寶藏，夜寒挑起讀書燈。恩乃疏為四偈答之曰：不須倒走三千里，浩浩清波平地走，百尺竿頭笑不休，臨濟德山徒側耳。何必重科三十藤？放行把住此為憑，居士傳來應有在，三峰鼎峙碧層層。盡是河沙真寶藏，聊與人間作歸向，來時無口問盧能，驚怪泥牛吞大象。夜寒挑起讀書燈，壞衲蒙頭箇老僧，慚愧淨名多意氣，自憐多病百無能。恩嗣投子青公也。

永道法師者，出於東潁沈丘毛氏，禮順昌府南羅漢院僧安恭為師。既而悵然曰：佛之設教，廣度群品。今不扶護教門，力究大乘，饒益有情，則徒為耳。遂趨上都講席，業唯識、百法二論，獲臻其

奧。繼主左街香積院，於天寧節恩例得寶覺大師之號。宣和元年正月詔下，改僧為德士。道偕律師悟明、華嚴講師慧日，與道士林靈素抗辨邪正，訴于朝廷，忤旨流道州。二年六月，依赦量移，經由長沙，邂逅寂音尊者，以詩遺之曰：道公膽大過身軀，敢逆龍鱗上諫書。只欲袒肩擔佛法，故甘引頸受誅鋤。三年竄逐心無媿，萬里歸來貌不枯。佗日教門綱紀者，近聞靴笏趁朝趨。尋令逐便。七年五月奉旨：前寶覺大師毛永道累經赦宥，特與依舊披剃。自爾屢蒙恩渥。無何，建炎初，京城留寺元帥宗公服道德義，令借補宣教郎，充留守司招諭官，兼總管使司參謀軍事，護佐軍旅。俾往淮穎，勸慕豪右，得錢數萬，助國贍軍。累蒙召起，行在都堂議事。於是宰執力勉返初，補授文官，兼帶武職，分領兵權，以佐王室。遂成偈辭之曰：昔年為法致遭黯，天使監防用將兵。禁錮南行經半紀，往還萬里計途程。冰霜未易松筠操，鑪炭難移鐵石情。願與佛陀為弟子，不堪輔佐作公卿。語雖非工，紀實而已。尋准三省樞密院賞功司箚子，奉聖旨，特賜寶覺圓通法濟大師尚書禮部公。據云：前件師號，據祖宗法，係是試鴻臚卿。崇觀之後，改賜六字師號，比視品官。又承都省箚子，旌其護法，賜名法道。紹興三年二月，詣朝廷，與道士劉若謙等，正祈禱道場所僧、道班次。其箚略曰：緣崇寧、大觀間，道士王資息、林靈素等，叨冒資品，紊亂朝綱。由是起例，道壓僧班。竊見靖康、建炎已來，所有道士官資，已行追毀。既無官蔭，須合遵依祖宗舊制。伏望朝廷，明降指揮，特賜改正，頒行天下，以正風俗。是時未蒙與決施行。逮紹興十三年十月，再行整會僧、道班次，僧並居東，永為定制。道於十七年七月二十有七日，示寂于臨安府祥符蘭若。其辭世偈曰：萬法本空，一真絕妄。如彼太虛，元同谷響。若夫東都事略謂：道士林靈素，以左道得幸，勢傾一時。而道與之抗辨，略無撓辭。其扶護教門，利益有情，真不孤初志耳。

世以伊蒲塞誤為蘋藻，無乃沿襲而未之考。今觀東漢、楚王英傳：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愆。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講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常有悔吝。其還贖繒，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其傳註曰：伊蒲塞即優婆塞，中華譯為近住，乃稟戒行，堪近僧住。以是可見非蘋藻矣。又桑門即沙門，譯為息心。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然天竺之國有五，所至方言，音訛不同。若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謂之四眾。既具盛饌而饗，則稱為四眾齋亦可矣。

金山達觀穎禪師，為人奇逸，智識敏妙，書史無不觀，詞章亦雅麗。與夏英公、王文康公、歐陽文忠公、趙參政平叔遊，殊相樂也。嘗著性辯曰：今古聖賢言性者，只得情也。脫能窮理，不能盡性。何也？不知三才萬物皆性也。天性上、人性下，金利、水濕、木直、火熱、土厚，此五行性也。統而論之，精而察之，萬物之性，皎然可見矣。就中最靈者，人也。陰陽交遘而生，變化而動者，情也。約人情，純粹者也。其所以可上可下，為賢為愚，受性上者，君子也。外情不能惑性，雖混於小人，猶金玉之中土石耳。至于堯、舜、禹、湯，垂名萬古，乃當時保高位，守常道，而察人情，隨性立法也。桀、紂、幽、厲，惑富貴，失大寶，縱自性，被情遷也。天地雖無情，風雲四時易其候，山川萬物亂其形，唯人居中，度天時，隨地利，而不失其節，所以人為天地心也。情、意、識，皆本乎性也，隨物所顯，故外有多名耳，餘不可備敘也。情者，心也，牽於用。意者，志也，記於事。識者，知也，辨於物。愛惡喜怒，皆情也。夫為大聖人者，性決定也，不被外惑，不為情牽，性制於情也，所以我教謂之正覺者也。易唯知窮理盡性之說，而未見乎出古入今之道者也。

蘇翰林子瞻以紹聖元年秋經由南華，著衲衣與長老辯公坐次，忽客來謁，乃著公服，遂謂辯曰：裏面著衲衣，外面著公服，大似壓良為賤。辯曰：外護也少不得。蘇曰：言中有響。辯曰：靈山付屬，不要忘却。已而為作蘇程菴銘，其引曰：程公菴，南華長老辯公為余表弟程德孺作也。余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辯作菴，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不在。各遍滿，無雜壞。程為廣東漕使，而辯作是菴也。

閑禪師者，初參高菴悟公於雲居，悟問：鄉里甚處？對曰：天台。悟曰：天台石橋倒，是否？閑趨前以手掖悟，笑而已。悟平居喜舉玄沙示眾因我得禮儞話，閑聞有省，以頌呈悟曰：因我禮儞，魚腮鳥觜；更問如何？白雲萬里。未幾，辭歸故居，高自標致。繼通安問於悟，得其所報曰：此事須是力行，久久自然靈驗。向來因我得禮儞頌，可謂通古冠今矣。自爾道價四馳，為時宗仰。郡守革萬年律居而為禪席，命閑權輿焉。烏巨雪堂行禪師視閑為猶子，遊天台，閑請其陞座，行有頌曰：因我得禮儞，天台石略彴；今古往來人，幾箇親踏著？閑之為人莊重，能蹤跡其高菴，遷數剎而終老於雲居三塔云。

蔣山佛慧禪師叢林號泉萬卷者，有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潛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樂哀慼不暫輟，況復百年驚電馳。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為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為北邙山下塵。沈迷不記歸時路，為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為孤墳臥芳草。妖狐穿

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塚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塚畔餘華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長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觀其詞理悽壯，有關教化，世之持暴氣、溺欲樂者見之，宜自警省焉。

西蜀政書記居百丈山最久，而內外典墳靡不該洽。至於詩詞，雖不雅麗，尤多德言。珪禪師早從之遊，政以詩贈之曰：少年詩律如春雨，點染萬物發佳處。時復一篇出新意，瀾錦輕紗脫機杼。自知文意費雕刻，日益巧偽蔽心腑。飜然洗心謀大道，超然不與萬法侶。車輪峰下從吾遊，杲杲素練濯秋渚。一染燦然得正色，不為朱紫所等伍。妙高無處見德雲，夢中樓閣啟鑰戶。了然心腑不可蔽，無煩彫刻得巧語。謫仙人在一塵中，一一塵中有杜甫。根塵界處皆腹稾，八萬四千無數句。意句圓美若彈丸，詠歌不足欲起舞。秋風遶樹掃蒼顏，園林失翠作岣嶁。遠追清興別吾遊，泠然不待風為御。招此百年未歸客，送行天地一逆旅。要收春雨點新意，佗日相逢為君舉。珪遂行，詣佛眼而得法。後住和之褒禪，東偏植竹，因為退居，名曰竹菴。有詩：種竹百餘箇，結茅三兩間。纔通谿上路，不礙屋頭山。黃葉水去住，白雲風往還。平生只這是，道者少機關。竹菴諱士珪，詩選收為道珪作，則誤也。

雲臥紀談卷下(終)

No. 1610-B 雲臥菴主書

十一月七日，豐城曲江感山雲臥菴主曉瑩上狀，問訊徑山遯菴無言首座禪師友兄。日者禋兄居上藍時，蒙以函翰附其遞至，展繹真旨，開慰之深，何啻執熱而濯清風？第以相望闊遠，殊乏雅便，無繇略具稟報，可勝媿怍。唐顧況有言：一別二十年，人堪幾回別？與兄之違異，僂指則踰其數，又七寒暑，其何以堪耶？追懷疇昔道義琢磨之益，炯炯此心，恍如隔世矣。竊承坐分法施，開悟多眾，

苟非辣手段、大鉗鎚，未易及此。故嘗以祇夜寄意於歆艷曰：徑山突兀上雲煙，高遁山顛絕世緣，握以黑蛇分半座，却將毒氣噴人天。其實祖室重寄，有在於是，欽仰欽仰。即茲冬仲，寒冷凜嚴，必然覺體於四威儀中，日享龍天恭敬之福，為樂無涯涘也。愚自量命薄才疎，跨短步窄，難追逐諸友高躅於叢林，未免稟志遵分。於乾道辛卯，縛屋荒山，既高寒孤迥，老病不堪。至淳熙戊戌冬，以徒弟隸名感山小寺而徙居焉。寺基稅錢三十有一，並無常產，唯破屋數間，如玉川子洛城之居耳。親舊憐其謀生計拙，奉養清甚，相與出資刱小輪藏，庶幾財法互陳，補其日給。歲在癸卯，徒弟遽歿，遂自任其灑掃之責，而量柴頭、數米顆之外，無佗念裝懷，且圖睡快而已。禋兄謝事上藍，既到山間，樂其幽寂，為留十有一月，應南源命而遷青原。祖席緣法頗盛，亦有二三衲子不孤其竹篦用事。所用竹篦，乃大慧老師在梅陽來報恩為兄弟入室者。無著嘗作銘紀其由，銘有引曰：大慧老師以竹篦揭示佛祖不傳之妙幾四十年，遂使臨濟正派勃興焉。至於居患難中，亦不倦提擊，所以梅州報恩有竹篦在堂司也。江西瑩仲溫嘗掌其職，得之而歸，豈特為叢林千載之榮觀邪？無著、妙總謹稽首為之銘曰：南山有竹，不削自異，狀若黑蚖，噴噴毒氣。如尺之捶，用之無匱，鍛聖烹凡，經天緯地。仲溫得之，尤宜保秘，照映叢林，千古不墜。愚渦沈鄉井，收得誠為閑家具，溘然後定，被摩那輩將去撥火。何如於未蓋棺前，以竹篦及無著親寫之銘併歸於禋兄，所幸其用得靈驗，想兄聞而必為之喜也。其山頭兄弟與兄契分厚，而過江西愚得復見者，唯古岡永兄受仰山命時，取道豐城，來菴所相訪，因送其入院，其後遷大溈，二年而示寂。長谿晦兄住香城，亦至山舍，及董大溈，閱一月而委順。建昌圓兄自鵝湖移仰山，迂路相尋，亦送其至臨江，慧力無何領院事，七日而西邁。然晦、圓二兄世緣不假借如此，在其分上又何憾焉？育王光兄道福如是之盛，向來朝遊夕處而不識韋皇，是貴人者多矣。自其出世，收書三四，其在靈隱，故嘗問之以書曰：兄今羽凡骨為飛仙，起故魚為雲龍之時，如演、圓二兄尚未

聞人天推轂，何邪？兄雖不藉其齒牙餘論，而道香德風自然藹著，其所以問之者，庶其不忘持天下叢林之公論也。今叢林無公論，奈何奈何。前夏淨慈密兄以書見寄，紆誠盡意，不替疇昔祖道，正賴其主盟為本色衲子所歸，豈謂去夏遽爾踰葱嶺而去，兄必為短氣耳。況江湖朋舊彫零，如霜葉脫木，亦無幾矣，殊使人愴然也。今華藏璉兄住保安日，有書來云：祖詠住越之興善已數年，在臨安時，綴集大慧始末，作年譜一冊，不肯上徑山與前輩看詳，急於刊行，亦多踈脫。愚於是答其書，糾其年譜之謬，今試為兄略舉數端。譜云：師再至荊南，張無盡問以堯、舜、禹、湯，古之聖君，而釋典不言，何也？師云：梵王、帝釋說法因緣為對。其所取簡脫如此，適足以增排佛者之誚。若據當時所問所答，極有理趣。而老師嘗於紹興九年間，與尹侍講彥明說，尹首肯者再三，即非對以梵王請佛說法因緣。愚以其詳具於雲臥紀談，茲不欲縷陳。又讚草堂像，則是十年寶峰化主求之於徑山，其時草堂尚無恙，故有小根魔子還知否，此是吾家真白眉之句，乃非十三年作於衡陽也。又李參政泰發所贈絕句，其引云：適衡，聞州郡欲免旬呈，師毅然不可，曰：無以我累人。此意豈流俗泛泛者所能窺之哉。感歎成小詩曰：十畝荒園旋結茅，芥菘挑盡到同蒿。聖恩未許還磨衲，且向堦前轉幾遭。蓋十一年冬間，非二十年也。大慧初到衡陽，菴於城中廖司戶西園，其譜改十畝作十里，在衡陽城豈容十里園邪？又改同蒿作蓬蒿，且蓬非可食之菜。然參政公之詩，如唐高力士責峽州，詠薺菜而寄意焉。其譜中有作說踈謬處，謾為兄略言其數段。如云：梅為南方煙瘴之郡，醫藥極少，東歸而不霑霈澤者六十有三。既無人字，則是何物？若是人而死煙瘴，蓋為法忘軀之士，既非罪責，豈可不霑霈澤邪？昔徐師川在昭州有詩曰：嶺外昭州最瘴煙，華人罪大此為遷。老夫無罪緣何事，也向昭州住半年。其死於梅州六十有三人，可比類徐公在昭州也。又云：師居梅州，衲子追隨於荒寒寂寞之濵，丐一言，冀一盼，以為終身慰幸，足可下視諸方。若爾，則適足取笑諸方。以老師參徒，非標志於宗門本分事，乃東山頌今

者叢林走大聲之謂也。又云：紹興甲戌在梅州，以臨濟正宗法語付法宏首座、道先侍者，宏既不得其死於梅陽，而先亦死於徑山侍寮宏、先既死，則正宗法語付之誰邪？今不得正宗法語付授，而嗣法者則何以藉口？此所謂華詞損實耳！昔圜悟在蜀，嘗以衣并鉢寄來泉南與老師，是時老師有偈曰：付來鐵鉢盛貓飯，磨衲袈裟入墨盆。祖宗活計都壞了，不知將底付兒孫？老師既施為如此，何必獨收正宗法語付宏、先也？又云：兄與璉密禋於老師語錄節其綱要，離為五冊。既節，則是刪繁去冗，然其間不無去取，似不當揭示於世，徒使叢林增阿難眊矣之歎也。又有按事出武庫者，却不敘武庫所出端由，今略敘武庫之權輿。乃紹興十年春，信無言數輩在徑山以前後聞老師語古道今，聚而成編，福清真兄戲以晉書、杜預傳中武庫二字為名。至十一年四月間，老師陞座，而張侍郎與法會，老師因說：張魏公之兄昭遠參圜悟，而圜悟謂其為鐵剳禪。今山僧却謂侍郎禪為神臂弓，未免以偈見意曰：神臂弓一發，穿過千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次日，侍郎請陞座，而台州了因禪客致問曰：神臂弓一發，千重關鎖一時開；吹毛劒一揮，萬劫疑情悉皆破。猶是生死岸頭事，作家相見時如何？師曰：拖出這死屍。進云：和尚為誰恁麼道？師云：棺木裏瞠眼。進云：此未是學人問處。師云：儞問處又作麼生？進云：把手上高山。師云：非儞境界。進云：毒蛇頭上也要揩痒。師云：儞不是這般人。進云：若不登龍門，焉知滄海闊？師云：爭奈已遭點額。逮五月間，侍郎遭臺評，被及老師有衡陽之行，蓋是時朝廷議兵，而神臂弓之論頗紛紜，所以侍郎答何中丞書有除帥在月末之語。已而張徽猷昭遠有偈嘲老師曰：小菴菴主放憨癡，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韃，幾乎斷送老頭皮。由是山頭識者莫不以武庫二字為憂。故千僧閣首座江州能兄揭牓子於閣門曰：近見兄弟錄得老師尋常說話，編成冊子，題名武庫，恐於老師有所不便，可改為雜錄，則無害焉。其後又偽作李參政漢老跋，而以紹興辛酉上元日書于小谿草堂之上，其實老師則不知有武庫。及於紹興庚午在衡陽見一道者寫冊，取而

讀，則曰：其間亦有是我說話，何得名為武庫？遂曰：今後得暇說百件，與叢林結緣而易其名。未幾，移梅陽。至癸酉夏，宏首座以前語伸請，於是閑坐間有說，則宏錄之。自大呂申公執政至保寧勇禪師，四明人，乃五十五段而罷興。時福州禮兄亦與編次，宏遂以老師洋嶼眾寮牓其門，有兄弟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取稟而立為雜毒海。宏之親錄為德侍者收，禮之親錄在愚處。禮之錄其中尚有說雲：蓋古和尚，叢林謂古慕固者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狗子無佛性，終日庭前睡不驚。狂風打落古松子，起來連吠兩三聲。老師曰：此吟狗子詩也。禮之小楷筆力精勁，殊有風韻，蓋出之於晉宋法帖耳。又譜中於二十年收四句詩而不敘其由，但云皆預讖嶺海之意。詩曰：鴈回始覺瀟湘遠，石鼓灘頭莫怨天。一住十年秦楚隔，木弓重續舊因緣。蓋是雪峰聞兄於紹興十二年從衡陽來臨安，見有以西蜀費孝先之術設肆而為人決休咎，聞因以老師問焉，故有是詩也。衡陽有回鴈峰，瀟湘有石鼓灘，而辛酉至庚午移梅陽則十年。或云古以梅木為弓，未詳所出。若以卦詩較老師衡陽之事，可謂奇中矣。又譜中收而使人不可曉者，如云華藥寺慶懺鐘樓小參說偈戲操閩音，用其里語，後以杜牧之詩驚起暮天沙上鴈為斷句。愚嘗聞筠陽瑶兄說，仰山鐘樓壁間舊有題云：突然架起一間屋，中心懸箇鐵琅璫。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以老師與竹菴在仰山時嘗登樓讀而為笑，及於華藥小參舉以為法樂。若謂海門為讖，則老師未嘗過海門，何讖之有哉？又譜收祭圜悟文、不動軒記，已見於泉南刊舟峰文集，則是其代亦不必收為老師作也。至於臨示寂遺奏四十二字，乃親蹟而却不收，遂收愚所錄囑嗣法委曲之語。然愚是時於喪司職在掌記，所以於語之結尾明說是口授侍者，令錄以為別。此所謂老夫常談，何足收邪？又譜云：師隆興癸未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有氛埃一掃蕩然空之句。然偈初欲以進而未果，真蹟在賢兄處，賢卒而流落，為仰山權兄收。偈前有臣某甲上進五字：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若此偈可全收，而却不爾。譜末云：奪食驅耕，

斷橋塞路，蓋遊戲耳。若以是為遊戲，可乎？此所謂妄言傷正也。前輩曰：奪食驅耕手段辣。茲可見宗師體裁耳。又云：其所攝化，傾倉倒廩，墮珥遺簪，唯恐不適師意。則人情相奉，而非歸依至道，從其攝化也。其墮珥遺簪，則是遺失墮落，而非韓文公所謂越商胡賈脫身獻耳。譜中間有按塔銘，而並無按正續傳。至於有數段，按師謂侍者：若是說話，初無定論。既非上紙筆，何可言按？俗諺所謂口說無憑也。又譜跋云：採摭正續傳所不載者，集為年譜。及觀譜之所收，盡出於正續傳，何得為不載邪？興國軍安兄作建康出隊，先馳歸，謂愚曰：老師緣秦太師有親戚，命陞座，乃言：我雖被太師編管十七年，未嘗敢怨佗，其實事有前定也。遂引東山受業院，於崇寧甲申塑佛。有異人丁生，便謂：像有難，則人來出家；像毀，則人有難。若較我平生事，時日無差，豈不是前定邪？士大夫聞者，靡不服其達也。正續傳首載此事，而譜却按為定上座普說而說。然說事有由，不若為秦太師親戚說者為優耳。試於廣錄檢尋，於定普說有無，便見其鑿空造端，欺誑於世也。紹興丙子秋，老師曾於鄂渚舟中，以愚生緣洪州，顧而謂曰：洪州出得幾箇尊宿，如寶峰月、海會從、雲峰悅輩，甚生次第。又云：我年十九，遊隱靜杯渡菴，其菴主說所夢，便謂我是雲峰悅和尚後身。及到瑞竹珙和尚處，却道我是再來人。是時老師說得甚詳，故嘗備載於雲臥紀談。而譜中只說珙說為再來人，却不能收雲峰後身之事。然老師屢說，而叢林知者亦眾也。所以向來對靈文，故云：舉世知雲峰悅老之後身，逢時獲南嶽讓公之前號。蓋讓公亦賜大慧禪師也。江西近有一僧，撰隆興佛運統紀，凡兩巨編印行。以初祖迦葉於周懿王四年庚寅入鷄足山，而傳燈錄載却是孝王五年丙辰也。其差紊二十八年，於迦葉尚如此，餘可知矣。又收晉懷帝為劉曜使，衣青衣而行酒。及東晉孝武帝晚年，長星現，而舉酒祝曰：長星，勸爾一杯酒。觀其二事，何與佛運邪？愚因見統紀無足取，遂用小青江紙一幅，上畫小佛，兩旁畫八十眼，於每眼中只寫四字，如甲寅示生至壬申入滅之數。其下敘化跡七百餘字，名曰釋迦文佛住世

圖。其敘說法年時，略曰：初詣鹿苑，開演二乘。其癸未至甲午，唯談生滅，是為阿含經，聲聞小乘也。其次乙未至壬寅，說方等諸大乘經，彈訶二乘，令耻小慕大。其次癸卯至甲子，說般若諸經，融通二乘，令心通泰。其次乙丑至壬申，說法華、涅槃等經，開權顯實，指小即大，混而為一。所謂身住世七十九年，而教談三百餘會也。愚向嘗與池州南道者議，欲撰老師住世圖，今亦不復措意矣。南與述首座字無已者，是鄉人也。述同老師在京師圜悟會中而至雲居，知老師出處之詳，無如述也。南與之同行，其聞見可知也。老師初住徑山，述作先馳與首座勘辨，亦有機語，由是叢林只呼為述先馳。嘗隨過衡陽，既移梅陽，而述歸鄉，首眾僧於梅山愚丘禪師席端而卒。愚平時與南親密，每聞其語，叢林典故也。愚又因見吉州禾山方和尚，令福唐祖一書記所編死心行狀，及較舟峰續僧寶傳，則沒交涉。其傳則謂：初謁棲賢秀，次之黃龍參晦堂。會坐下板，知事捶行者，聞杖聲而悟。晚住黃龍，退居晦堂。夜參，有乞末後句與偈，泊然而逝。而行狀則謂：初謁晦堂於黃龍，閱九載。一夕，燕坐微困，聞雷大震，廓然契悟。又經九載，方離黃龍徧參，而至棲賢謁秀鐵面。及再住黃龍，往大莊，寫鼓樓牌為安心閣。體中不佳，院眾來請歸，遂厲聲曰：吾以大千為家，何院之歸乎？況衲僧家，胡往不利哉？藏主僧慧宣曰：和尚宜自警省。師蹶起曰：川僧！我這裏事定。於是泊然而逝。是時，靈源居昭默堂，以偈告死心靈席。其偈有敘曰：伏念十三日，承降弊寮，碾茶具食，笑語甚歡。且舉昨日答舒州朝請徐師川甘露真乘書，其語委曲和軟，異乎平時。復舉今早答隱靜祖印書云：渠已作壽塔，云彼此老大，今後不必寄書來也。食罷，從容說話乃去。至次日晚閒，報和尚早晨出莊，齋後似不快，恐今夕不歸。十五日早，聞已歸寂。某力病登方丈，見趺坐顏貝，睟然如平常，身體溫軟，但問不復應矣。唯是不應，亦涉呶呶然，知者方知，其如未具無耳之聽者何？因著偈以告于靈席。噫！慈音正色尚能為我發忉忉之誚乎？偈曰：平生詆真語，正色無忌諱。垂滅流軟音，向人真有謂。於余尤更

懃，煑茗羅珍味。那知越夕閒，遽作飜身勢。聞登方丈觀，跏趺皃和睟。問焉不余應，即承親說示。其如有耳人，難聽無聲義。何當妙寂中，等復演玄祕。然其偈敘與行狀同，而與傳則不同矣。其傳既行，其行狀則無聞於叢林也。死心可謂命世大宗師，其平時出處，叢林不得聞其詳，是可太息也。愚向雖謬用其心，以所聞所見綴成大慧正續傳、無垢聞道傳、無著投機傳，庶幾於後文章宗工如孫尚書仲益作圜悟傳、秀紫芝作歐陽文忠公傳，而不至如舟峰作死心傳之踈脫耳中。昨雪峰聞兄、雲居熙兄並欲以傳錢木，而力拒其不可者，其中必有不合輿議處。若不錢木，尚可改易；若錢木，則是以管見而欺當時會中朋舊，謂秦無人也。靈源作晦堂行狀，有云：早不奉戒律，且逢橫逆。天柱靜公以書力詆其不當言。又踈山如公編次草堂行錄，有日持心經一藏，以般若力資雲巖造藏，而東山空公以書糾其非是。其靈源、踈山智高識博，尚取詬於同列，況佗人哉？然正續所収嗣法，止於在洋嶼、小谿前住徑山受記莂者，其衡梅與再住徑山並無與焉。至於収無著者，蓋依彷達磨傳載尼總持，在於無著則不忝耳。今聞、光二兄法子法孫棊布名山，以傳不収其師，必怒罵生滅也。昔靈源著五祖演和尚正續銘，而無圜悟名，但佛鑑、佛眼而已。蓋是時圜悟出世西蜀，而道聲未及南方，孟子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也。雪堂作佛眼正續記久已刊行，兄曾見否？前得兄書，有言不附承動靜已十年，登時口占一偈曰：吳楚相望亦遠哉，十年方得一書來。世無百歲之人也，縱有書來能幾回？彼此書尺踈，得往復其道義於大圓鏡中，豈有踈闊哉？昨於待來之人，剽聞兄力却秀峰之命，而今而後，設使有援薛廷望請德山故事，必難施其計。故嘗有二偈奉懷曰：自從相別幾經年，湖海唯聞道價傳。以遯名菴真箇遯，獻華無路在諸天。又曰：聞道秀峰招不去，想於雙徑作終焉。既然穴鼻圖高臥，敢問時人作麼穿？謾錄去，聊博一笑耳。愚行年六十有八，而來□無多，前輩所謂人生七十鬼為隣，則近之矣。今俱老大，相望闊遠，必無荐見之因，懷抱何由軒豁？既形於紙筆，未免縷縷相告，以兄為知言之人故也。即

日願言齋息是衛，永永眉壽，以副叢林依嚮。此外無可為祝，不宣。曉瑩再拜。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